



辛 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一百一

帝王部 百一

納諫

書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又曰稽于衆捨己從人是知容  
納直言樂聞已失講求至當之理詢擇悠久之謀聞善若驚改  
過弗吝雖嬰鱗而無忤惟虛懷而兼容斯乃明王不惡人以忤  
觀臣下寧正言而無諱者已其或事有過舉令未順時刑罰不  
中賞仕非允而或予違汝弼官箴王闕過則必止失者斯革始  
或違忤終焉聽從忘其誹謗之咎諒其忠直之志故能刑無頗  
類政無滅裂昭德塞違令聞長世蓋所謂拂於心而求諸道逆  
於耳而利於行者不可以不察也已

漢高祖為沛公既至咸陽降子嬰觀宮室惟帳狗馬重寶婦女以數千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不聽張良曰夫秦為無道故公得至此為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為資資質也縞白也欲令沛公反秦奢秦股儉

素以為質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

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公聽樊噲言公乃還霸上其後相國蕭

何以罪繫獄數日王衛尉侍衛尉王氏無名前問曰相國古

罪陛下繫之暴也高祖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

自予今相國多受賈豎金為請吾苑以自媚於民媚愛也求愛於民故

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也陛

下柰何乃擬相國受賈民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

寺山下自將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關中搖足則關西非陛下

有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

失天下夫李斯之分過矣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

帝不懌是日使使持節赦出何何年老素恭謹徒跣入朝帝曰

相國休矣相國為民請吾苑不許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

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

文帝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坐同坐謂斤坐之殿高下齊尚無

差等也及坐署郎袁盎引卻慎夫人坐即署上林中直衛之署也

豫設供帳侍之故得卻慎夫人坐也慎夫人怒不肯坐帝亦怒起盎因

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廼

妾妾主豈可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則厚賜之陛下所以為慎夫

人適所以禍之也獨不見人豕乎戚夫也帝乃說說讀入語慎夫

人慎夫人賜盞金五十斤

賈誼為梁王太傅上疏曰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陛九級則堂高七級則堂卑夫梁王嘗在貴寵之位矣天子改容而體貌之變民嘗俯伏以敬畏之今有過廢之可也賜之死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縶之司寇小史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是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有告勃謀反逮繫獄治卒無事復爵邑故賈誼以此譏帝帝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罪皆自殺不受刑

至武帝稍復獄自甯成始

張釋之為謁者僕射從登虎圈文帝問上林尉禽獸簿十餘問尉不能對虎圈畜夫從傍代對甚悉帝詔釋之拜畜夫為上林令尉之前曰陛下以畜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爭

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影響舉錯不可不察也帝曰善廼止不拜畜夫武帝為竇太后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董君董偃也東方朔陛戟殿下辟戟而前曰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帝曰善有詔止更置酒北宮引董宣從東司馬門入東司馬門更名東交門賜朔黃金三十斤

宣帝時劉更生獻淮南枕中洪寶苑秘之才

苑秘者言秘術之苑囿也

令尚

方著作事不驗更生坐論京兆尹張䟽諫曰願明主斥遠方士之虛語游心帝王之術太平庶幾可興也後尚方待詔皆罷元帝幸甘泉郊禘時禮畢因留射獵御史大夫薛廣德上書曰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曰撞亡秦之鍾聽鄭衛之樂臣

誠悼之令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亟急也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帝即日還

後漢光武嘗輕與期門近出帝將出必與北地良家子期於殿門故日期門衛尉姚期

頓首車前曰臣聞古今之戒變生不意誠不願陛下微行數出帝為之迴輿而還

朱浮為執金吾時常以二千石長吏多不勝任時有讖微之過者必斥罷交易紛擾百姓不寧浮上疏曰堯舜之盛猶加三考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久養老於官至名子孫因為氏姓自是牧守易代頗簡

蔡茂為廣漢太守洛陽令董宣舉糾胡陽主光武始怒收宣既而心之茂喜宣剛正欲令朝廷禁制貴戚乃上書曰今者外戚

驕逸賓客放濫宜勅有司案理姦罪使執平之吏永申其用以厭遠近不緝之情帝納之

明帝數幸廣成苑尚書僕射鍾離意以為從禽廢政常當車陳諫盤樂遊田之事天子即時還宮

章帝初承永平故事吏尚政嚴切尚書決事率近於重尚書陳寵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諫帝敬納寵言

建初元年大旱穀貴蘭臺校書楊終以為廣陵楚淮南濟南之獄徒者萬數又遠屯絕域吏民怨曠乃上疏諫書奏帝下其章司空第五倫亦同終議帝從之聽還徙者悉罷邊屯

和帝時唐羗為臨武長縣接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侯奔騰阻死者繼路羗乃上書諫帝下詔曰遠國珍羞本以

薦奉宗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其勅太官勿復受獻由是遂省焉

順帝欲立皇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建議探探籌以神定選尚書僕射胡廣與尚書郭虔史敞上疏諫曰恃神任筮既不必當賢就值其人猶非德選宜參良家簡求有德帝從之以梁貴人良家子定立為皇后

永建三年大旱尚書僕射黃瓊上疏曰昔魯僖遇旱以六事自讓躬節儉閉女謁放讒佞者十三人誅稅民受貨者九人退舍南郊天立大雨今亦宜願省政事有所損闕務存質儉以易民聽尚方御府息除煩費明勅近臣使遵法度如有不務示以好惡數見公卿引納儒士訪以政化使陳得失又因徒尚積多致

死亡亦足以感傷和氣招降災旱若改敝徙善擇用嘉謀則災消福至矣書奏引見德陽殿使中常侍以瓊奏書屬主者施行桓帝欲廣開鴻池侍中趙典諫曰鴻池汎溉已且百頃猶復增而深之非所以崇唐虞之約已遵孝文之愛人也帝納其言而止

靈帝時市賈小民為宣陵孝子者數十人悉除為郎中大夫舍人議郎蔡邕上封事曰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丘墓凶醜之人其為不祥莫與大焉書奏詔宣陵孝子為舍人者悉改為丞尉焉

光和二年上祿長和海上海上言禮從祖兄弟別居異財恩義已輕服屬踈末而今黨人錮及五族既乖典訓之文有謬經常之法

帝覽而悟之黨錮自從祖已下皆得解釋

魏文帝時侍中蘇則從行臘槎控拔失鹿帝大怒踞胡床拔刀悉收督吏將斬之則稽首曰臣聞古之聖王不以禽獸害人今陛下方隆唐堯之化而以臘戲多殺群吏愚臣以為不可敢以請帝曰卿直臣也遂皆赦之

王郎為司空文帝頗出遊獵或昏夜還郎官上疏諫帝報曰覽表雖魏絳稱虞箴以諷晉悼相如陳猛獸以戒漢武未足以喻方今二寇未殄將帥遠征故時入原野以習戎備至於夜還之戒已詔有司施行

辛毗為侍中文帝欲徙冀州士家十萬戶實河南時連蝗民饑群司以為不可而帝意甚盛毗與群臣俱求見帝知其欲諫作色以見之皆莫敢言毗曰今徙既失民心又無以食也帝遂徙其半嘗從帝射雉帝曰射雉樂哉毗曰於陛甚樂而欲郡下甚苦帝默然遂為之希出

明帝欲平北芒令於其上作臺觀則見孟津辛毗諫帝乃止王肅為散騎常侍太和四年大司馬曹真征蜀肅上疏諫於是遂罷

高柔為廷尉明帝世大興殿舍百姓勞役廣采衆女充盈後宮後宮皇子連天繼嗣未育柔上疏諫帝報曰知卿思允乃心王室輒克昌言他復以聞

蔣濟為護軍將軍景初中外勤征役內務宮室怨曠者多而年穀飢儉濟上疏諫詔曰微護軍吾弗聞斯言也

楊阜為將作大匠帝既新作許宮又營洛陽宮殿觀閣發姜女以充後庭數出入弋獵秋大雨震電多殺鳥雀阜上疏諫詔報曰聞得密表先陳往古明王聖主以諷聞政切至之辭疑誠篤實退思補過將順規究備至悉矣覽思苦言吾甚嘉之

徐宣為左僕射時尚方令坐猥見考竟宣上疏諫威刑大過又諫作宮殿窮盡民力帝皆手詔嘉納

晉元帝性簡儉冲素容納直言虛已待物初鎮江東頗以酒廢事王道深以為言帝命酌引觴覆之於此遂絕

周顛為御史中丞帝以王敦勢盛漸踈忌王導等顛上疏曰王導王屢素謁義以奉上共隆洪基翼成大業而一旦聽孤臣之

言惑疑似之說乃更以危為安以踈易新逐弃舊德以佞伍賢

遠虧既往之明顧傷伊管之交傾巍巍之望喪如山之功疏奏帝感悟故導等獲全

穆帝將修後池起閣道吏部郎長兼侍中江迥上疏諫帝嘉其言而止

哀帝以天文失度欲依尚書洪範之制於大極前殿親執虔肅冀以免咎使太常集博士草其制太常江迥上疏諫又陳古義帝乃止

後魏獻文時詔諸監臨之官所監治受羊一口酒一斛者罪至大辟與者以坐論糾告得尚書已下罪狀者各隨所糾官輕重而授之雍州刺史張白澤上表諫曰臣恐姦人窺望忠臣解節而欲使事靜民安治清務簡至于委任責成不一難辨帝納之

陸馭為選部尚書獻文將禪位於京兆王子推任城王雲太尉源賀並皆固讓馭抗言曰皇太子四海屬望不可橫議臣請劾頸殿庭有死無貳乂之帝意乃解詔曰馭直臣也其能保吾子乎遂以馭為太保與源賀持節奉皇帝璽綬傳位於孝文孝文時崔挺為光州刺史時以犯罪配邊者多有逃越遂立重制一人犯罪逋亡合門充役挺上書以為周書父子罪不相及天下善人少惡人多以一人犯罪延及合門司馬牛受桓魋之罰柳下惠嬰盜跖之誅豈不衰哉辭甚雅切帝納之

高道悅孝文時為諫議大夫兼御史中尉留守洛京時宮極初基廟庫未構孝文車駕將水路幸鄴已詔都水廻營構之材以造舟楫道悅表諫於是帝遂從陸路

太和十七年九月帝南伐詔六軍發軫丁丑戎服執鞭御馬而出群臣稽顙於馬前請停南伐帝乃止仍定遷都之計初甄琛為諫議大夫時有所陳亦帝知所賞

後周閔帝元年五月帝欲觀漁於昆明池博士姜湏諫乃止武帝時李禮成為遷州刺史朝廷有所徵發禮成度蠻夷不可擾擾必為亂上表固諫帝從之

樂運為露門學士前犯顏屢諫多被嘉納

隋文帝開皇中蘇威與高穎參掌朝政威見宮中以銀為幔鈎因盛陳節儉之美以諭帝帝為之改容雕飾舊物悉命除毀長孫平開皇中為工部尚書時有人告大都督邴紹非毀朝廷為憤憤者帝怒將斬之平進諫曰邴紹之言不應聞奏陛下又

復誅之臣恐百代之後有虧聖德於是赦紹因勅群臣誹謗之罪勿復以聞

唐高祖武德元年孫伏伽詣闕以三事上諫帝大悅時君國多事賦歛繁重伏伽屢奏請改革舊政帝並納之因謂裴寂曰隋末無道上下相蒙主則驕矜臣惟諂佞上不聞過下不盡忠至使社稷傾危身死匹夫之手朕撥亂反正念在安人平亂任武臣官方委文吏庶得各展器能以裨不逮比每虛心接待冀聞讜言然唯李綱善盡忠款伏伽可謂誠直餘人猶踵弊風俛首而已豈朕所望哉

褚亮為秦王文學帝以寇亂漸平每冬畋狩亮抗表諫疏奏帝納之

太宗即位初務止姦慝風聞諸曹按典多有受賂乃遣左右試以財遺之有司門令史受餽絹一匹太宗怒將殺之尚書裴矩進諫曰此人受賂誠合重誅但陛下以物試之即行極法謂陷其入罪恐非道德齊禮之義也帝納之因召文武五品以下謂曰朕欲殺之非是有偏增惡直欲懲肅望不更犯耳裴矩遂能廷折不肯面從每事如此天下何憂不治帝嘗欲行幸屬收獲未畢櫟陽縣丞劉仁軌上表切諫深被嘉納超受新安令

貞觀三年二月帝謂孫伏伽曰卿累上封事言朕得失皆中朕之病而卿有忠言必聞朕復聞過而能改何慮社稷之不安也伏伽辭謝焉

四年六月帝發卒修洛陽宮以備巡狩給事中張玄素上書諫

曰每承音旨未即巡幸此則事不急之務成虛費之勞國無兼年之積何用兩都之好勞役過度怨讟將起此其不可也帝覽之大悅謂房玄齡曰洛陽士中朝貢道均朕故欲脩營意在便於百姓今玄素上表實亦可依後必事理須行露坐亦復何苦所有作役宜即停之

五年十月帝將逐兔於內苑左領軍將軍執失思力諫曰天授陛下為華夷父母何得自輕儻使萬一馬有顛蹶將若之何帝顧而異之又將逐鹿思力乃脫巾帶跪而固請帝為之止焉

十年褚遂良為諫議大夫時皇子年幼者多任都督刺史遂良上疏諫曰臣愚見陛下兒子內年齒尚幼未堪臨人者且留京師教以經學一則畏天之威不敢犯禁二則觀見朝儀自然成

立因此積習自知為人審堪臨人然後遣出帝深納之遂良前後諫奏及陳便宜書數十上多見採納

十一年七月魏徵上疏言為國之基必資德禮君之所保唯在誠信又云貞觀之始乃聞善若驚暨五六年間猶悅以從諫自茲厥後漸惡直言雖或勉強時有所容非復曩時之豁如也帝手詔答曰省頓抗表誠極忠款言窮切至披覽忘倦每達霄分非公體國情深匪躬義重豈能示以良圖救其不及朕在衡門尚惟童幼未漸師保之訓罕聞先達之言朕值隋祚分離萬邦塗炭慘慘黔黎庇身無所朕自二九之年有懷拯溺發憤投袂便事干戈蒙犯霜露東西征伐日不暇給居無寧歲降蒼昊之靈稟廟堂之畧義旗所指觸向平夷弱水流沙並通輜軒之使

披髮左衽化為冠蓋之域正朔所須無遠弗屆恭承寶曆寅奉  
帝圖垂拱無為氛埃靜息於茲十有一載矣蓋股肱罄幄帷之  
謀爪牙竭熊羆之力協德同心以致於此豈其寡薄獨享斯休  
每以大寶神器憂責至重常懼萬機多曠四聰不達何嘗不戰  
戰兢兢坐以待旦詢於公卿以至芻草推以赤心庶幾刑措但  
頃年以來禍釁既極又缺嘉偶荼毒未幾悲傷繼及凡在生靈  
孰勝哀痛歲序屢遷觸目摧感自爾以來心慮恍惚當食忘味  
中霄廢寢是以三思萬慮或失毫釐刑賞之乖寔由於此昔者  
徇齊叡智資風牧以致隆平翼善欽明賴稷契以康至道然後  
文德武功載勒於鍾石淳風至德永傳於竹素克播鴻名永為  
稱首朕以虛薄名慙漢代若不復任舟楫豈能濟彼巨川非藉

鹽梅安得調夫鼎味朕聞晉武帝自平吳以後務在驕奢不復  
留心致政何曾退朝謂其子劭曰吾每見主上不論經國遠圖  
但說平生常語此非貽厥子孫者也爾身猶可以免指諸孫曰  
此等必過亂及孫綏果為淫刑所戮前史美之以為明於先見  
朕意不然謂曾之不忠其罪大矣夫為人臣當進思竭誠退思  
補過將順其美規救其惡所以為治也曾位極臺司名器隆重  
當直詞正諫論道佐時今乃退有後言進無廷諍目為明智不  
亦謬乎顛而不扶安用彼相公之所諫朕聞過矣當置之凡案  
事等絃常必望收彼桑榆期之歲暮不使康哉良哉獨慙於往  
日若魚若水逐爽於當今遲復嘉謀犯而無隱朕將虛衿靖志  
敬佇德音

八月甲子帝謂長孫無忌曰比來上封事人皆謂朕遊獵過多朕為海內既安邊表無事不能不出入園苑時復射獵一事不干百姓計亦何苦時進魏徵奏曰古者立誹謗之木欲聞已過今之封事誹木之流也陛下既遣上封思聞得失凡所有事只得恣其陳道若所言忌則有益於陛下若不忠亦無損於國家帝曰此言是也並勞而遣之

十八年劉洎遷侍中帝謂侍臣曰夫人臣之對帝王多順旨而不逆其言以取容朕今發問欲聞已過卿等須言朕愆失長孫無忌李勣楊師道等咸云陛下聖化致太平臣等不見其失劉洎對曰陛下化高萬古誠如無忌等言然須上書人不稱旨者或面加窮詰無不慙退恐非獎進言者之路帝曰卿言是也當為卿改之時太宗每與公卿言及古今必詰難往復洎上書諫御筆為飛白答之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此有談論遂致煩多輕物驕人恐由茲道形神心氣非此為勞今聞讜言虛懷以改

高宗永徽二年八月左武侯引駕盧文操踰輕盜左藏庫物帝以引駕職在糾繩身行盜竊命有司誅之諫議大夫蕭鈞進曰文操所犯情實難原然於常法罪不至死今致之極刑將恐天下聞之咸謂陛下輕法律賤人命任喜怒貴財物帝納之謂鈞曰卿職在司諫遂能盡規特為卿免其死罪因顧侍臣曰此乃真諫議也

五年八月庚申太常樂工宋四通并給使王遊道長吉等如監

內教因為宮人通傳消息帝特令處死仍遣附律諫議大夫蕭鈞奏曰四通等所犯在未附律前不合至死帝曰朕聞防禍未萌先賢所重宮闈之禁其可漸歟昔如姬竊附朕用為永監不謂今茲自彰其過但朕翹心紫禁思覲引裾側席朱欄冀旌折檻今喜得蕭鈞之言特免四通等死配流遠處

咸亨初令突厥酋長子第事東宮西臺舍人徐齊耽上疏切諫帝皆納其言

永隆二年正月王公已下及朝集使以太子初立獻食勅於宣政殿會百官及命婦太常博士袁利貞上疏曰臣以為前殿正寢非命婦宴會之處象闕路門非倡優進御之所望請命婦會於別處帝從之改向麟德殿陳設

蘇良嗣為荊州都督府長史帝常令宦官緣江採異竹將於苑中植之使者科舟載竹所在縱暴還過荊州良嗣因之因上疏切諫帝謂天后曰吾約束不嚴果為良嗣所怪遽下手詔慰諭良嗣且令棄竹於江中

玄宗先天二年正月望胡僧婆陀請夜開門然百千燈太上皇御延熹門觀樂凡經四日又追作先天元年大酺太上皇御安福門樓觀百司酺宴以夜繼晝經月餘日右拾遺嚴挺之上疏諫五不可帝納其言而止

開元二年十二月右威衛中郎將周慶立為嶺南市舶使與波斯僧廣造奇巧將以進內監選使殿中侍御史柳澤上書諫帝嘉納之

肅宗乾元中蘇源明為考功郎中知制誥時將幸東京又以殿中監李輔國為行營兵馬使以御史大夫賀蘭進明為中京留守時公卿皆獻書進諫帝以制命已行不納源明及給舍等上言諫帝省表遂不東幸

伐宗大曆中姚南仲為右補闕時將葬貞懿皇后帝恩寵所屬全繕陵寢通章敬寺復當遊幸近地左右莫敢言者南仲上疏諫帝覽表歎息立從其議

德宗建中初將厚奉元陵事中書舍人令狐恒上疏極諫詔荅曰朕須議山陵心方迷謬忘遵先旨遂有優厚之文卿聞見該通識達弘遠深知不可切以為言引古援今依經據禮非唯中朕之病兼以成朕之身今所以令朕免不子之名不遺君親於

患者皆卿之力也敢不聞義而徙收之桑榆奉以始終期無失墜嗟乎古之遺直何以加卿

貞元元年正月量移吉州長史盧杞為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執詔書不下又廷諍之又止太子少保韋倫大府卿張獻恭於紫宸殿前奏高所奏至當臣恐煩聖聽不敢縷陳其事獻恭奏曰袁高是陛下一良臣望特加優異帝謂幸臣李勉等曰朕欲授杞一小州刺史可乎勉曰陛下授大州亦可其如兆庶失望何帝曰衆人奏杞姦邪朕何不知之勉曰盧杞姦邪天下之人皆知之唯陛下不知此所以為姦邪也帝默然良久左常侍李泌復對見帝曰盧杞之事朕已可袁高奏如何泌奏曰累日外人竊議以陛下同漢之桓靈臣今覩承聖旨迺知堯舜之不逮

也帝悅慰勉之

憲宗元和五年翰林學士司勳郎中知制誥李絳面論吐突承  
瓘用兵無功合加顯責又承瓘於軍中立聖政碑非舊制不可  
許帝初甚怒色變絳前語不已辭旨懇切因泣下帝徐察其意  
直色稍和卒大開悟遂以絳為中書舍人學士如前亟命軍中  
曳去所立碑曰微降言不知此為損我翌日又面賜絳紫衣金  
魚親為絳擇良笏勉之爾他時在南面無易此心絳為相時教  
坊忽稱密旨取良家士女及衣冠別第妓人京師囂然絳謂同  
列曰此事大虧損聖德雖有論諫或曰此嗜欲間事從諫官上  
疏絳曰居常相公嘗病諫官不論事此難事即推與諫官可乎  
遂極疏論奏翌日延英帝舉手謂絳曰昨見卿狀所論採擇事

非卿盡忠於朕何以及此朕都不知向外此是教坊罪過不論  
朕意以至於此朕緣丹王已下四人院中都無侍者朕令於樂  
宮中及閭里有情願者厚其錢帛只取四人四王各與一人伊  
不會朕意便至如此今朕已科罰其所取人並於歸者非卿言  
朕寧知過失

六年永昌公主薨欲起祠堂宰臣李吉甫奏謂置墓戶翌日帝  
謂吉甫曰卿昨所奏罷祠堂深愜朕心朕初疑其冗費緣未知  
故實是以量減及覽所奏方知無據然朕不欲破三二十戶百  
姓當棟官戶謹信者委之吉甫等拜賀帝曰卿此豈是難事有  
闕朕身不便於時者苟聞之則改此豈足多邪卿但切思規正  
無謂朕不能行也

九年十二月釋下邳縣令裴寰之罪仍放本縣視事初每歲冬以鷹犬出近畿習狩謂之外按宣徽院供奉官為其使領徒數百或有恃恩恣橫郡邑懼擾皆厚禮迎犒之恣其所便止舍私邸百姓畏之如寇盜每番旬月方更其所是年冬行次下邳寰嫉其暴但據文供饋使處公館杜其侵擾使者歸或譖寰有慢言帝大怒將以不敬論宰臣武元衡等於延英懇救理之帝怒不解及出逢御史中丞裴度將入元衡等謂曰裴寰事帝意不開恐不可論度唯唯而入抗陳其事謂寰無罪帝愈怒曰卿言裴寰無罪則當決五坊小史小史無罪則當決裴寰度曰誠如聖旨但以裴寰為令長愛惜陛下百姓如此豈可罪之帝怒稍解初令書罰翌日釋之

十四年四月命中官五人為京西和糴使諫議大夫鄭覃右補闕高鉞等同以跡論帝覽之即日罷其使  
穆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即位二月丁亥監察御史楊虞卿以帝頻出盤遊上跡切諫跡奏帝令中史宣付宰臣云虞卿所上跡切直可獎後宰臣令狐楚蕭俛段文昌延英奏事因以納諫為賀

十月郡臣入閣既退諫議大夫鄭覃崔偓補闕辛丘度拾遺韋瓘溫會等廷論得失覃進言曰陛下即位以來宴樂過多畋遊無度今蕃寇在境緩急奏報不知乘輿所在臣等忝備諫列不勝憂迫伏願稍減遊樂留心政道又竊聞陛下晨夜暱狎倡優近習之徒賞賜過厚凡金銀貨幣皆出於蒼生膏血不可使無

功之人濫沾賜與縱內藏有餘亦乞陛下恭守節儉勿容易與  
假如四方有事得以支用免令有司重斂百姓實天下幸甚帝  
初訝之顧宰相蕭俛曰此輩何人俛進曰諫議大夫鄭覃等帝  
意稍解謂俛等曰朕有過失臣下能犯顏直諫豈非忠也又謂  
覃等曰允卿所奏宰相皆蹈舞稱賀既退宰相復詣延英奏事  
帝令宣示覃等曰閣中奏事殊不從容今日已後有事須面論  
者可於延英請對當與卿等從容講論時久無論諫於內閣者  
覃等既諍帝欣然納之中外相賀

十一月行幸溫湯李絳崔元略等切諫辛酉命宰相召李絳崔  
元略等至中書宣旨曰朕緣皇太后違和欲幸溫湯前者所以  
督行親自檢校卿等遂能極諫深所愧懷於是各以表謝

敬宗以長慶四年正月即位五月勅度支所進脩造殿宇木石  
一物已上並付山陵使收管仍令般送陵所便充造作帝富有  
春秋畋獵之暇好治宮室皆命為別殿以新宴遊及庀藏事工  
用至廣宰相李程諫曰自古聖帝明王率資儉德以化天下况  
諒陰之內豈宜興作願陛下悉以見在瓦木及功役之費迴奉  
陵寢因有是詔程兼請置侍講學士帝皆嘉納

十二月以翰林學士戶部郎中高鉞為中書舍人充職謝恩於思  
政殿因諫帝曰求理莫若躬親用示憂勤之旨也帝深納其言  
寶曆元年二月浙西觀察使李德裕獻丹宸箴帝雖不能盡用  
德裕之言而特命翰林學士韋處厚啟勤草詔還荅亦可謂獎  
善納忠至矣又嘗欲東幸宰相及諸大臣等無不切諫而帝意

益堅嘗正色謂宰臣曰朕去意已定其從官宮人等悉令內備糗糧必不擾百姓宰臣李逢吉等頓首言曰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天下一家何往不可况東都千里而近宮闕具存巡狩遊幸固有常典但陛下法駕一動事須備儀千乘萬騎不可減省縱不令費用絕廣亦須使豐儉合宜豈得自備糗糧以失大體臣等所以為不可者祇以干戈未甚戢邊鄙未甚寧竊恐人心搖動伏乞陛下上為宗廟下為庶人稍迴聖慮則天下幸甚非唯臣等幸甚帝不聽乃命度支員外郎盧貞檢計人情大擾洛中居第及物價頓貴數倍百執事相繼獻跡亦並不省朝廷方憂恐之次裴度自興元入相因別對具奏云國家建立都邑蓋備巡遊然自艱難以來此事遂絕東都宮闕及六軍營壘百司解宇悉已荒廢陛下必欲行幸亦須緩緩脩葺一年半歲後方可議行目下交恐無素帝曰群臣皆云不合去若似卿言即不去亦得何止後期旋又朱克融史憲誠各請以丁匠五千人助脩東都宰臣因之復得論陳乃追貞還而罷行計

文宗太和元年四月丙辰宰臣等於延英既出再召韋處厚獨對一刻餘時宰相啓事得請之後徃徃中變是日處厚與裴度竇易直同對既而從容獨進曰陛下用臣等為宰相使參大政前後論奏皆蒙聽納近日雖云不阻然臣等既退尋多改移事若出自聖旨則是陛下示臣等以不信若與別人商量則臣等不合更居此位是裴度以元勳舊德曆相四朝孜孜竭誠人望所屬陛下固宜親重易直以忠厚長者輔佐先帝陛下亦當委

付微臣是陛下首自選擢非因陳乞帝瞿然曰卿何事邪卿何事邪朕知卿合作宰相昨內艱既定朕以人望所屬用卿不疑軍國事多方所倚賴今卿辭免是彰朕之不德朝廷四方其謂朕何慰勉久之而退既出延英門遽命中人復召處厚獨入咨訪移晷開陳理體者數百言其要以旌別淑慝脩舉法制為請因復懇言裴度勲大望崇且其心忠蓋可以久於任使帝欣納焉

九年御史中丞李孝本以罪誅帝取其二女以入右拾遺魏暮上疏切諫帝立出二女以暮為右補闕

開成元年正月以叙州司戶參軍董昌齡為硤州刺史昌齡前在邕南以殺衡方厚待罪無何復命右拾遺魏暮上疏曰臣聞

王者渙汗之恩凡罪寬宥唯故殺人者死乃百王不易之典也其董昌齡比者錄以微效任之方隅不能祇慎寵光恣其狂暴無辜殺戮事跡顯彰妻奴銜冤萬里來訴伏蒙陛下睿聖慈憫念其狂橫特令鞠劾尋得罪源尚以微績曲全性命中外言議竊為未當今授之牧守以理疲人則殺人者遭拔擢冤苦者何申訴此則法理所紊反為不可臣忝備諫列不敢不言况陛下慎恤刑獄翔望循省慮有冤濫以及生人儻事理稍乖則傷聖化今茲寵授物議囂然伏乞陛下速口成命以驚列士則天下幸甚疏奏數日昌齡復改為洪州別駕二月辛未宰臣又奏諫官所論董昌齡不合為郡守陛下遽即聽從臣下無不感悅九月壬辰以左驍衛將軍兼揚州大都督府司馬雲朝露為潤

州司馬依前教坊副使朝霞以善吹笛進帝為新聲雅樂朝霞能承意變聲頗符帝旨由是有寵初授揚州司馬諫官上言曰此官品第尚書郎刺史皆為之非樂工所宜處也疏奏之後帝於延英又稱朝霞之能宰臣召諫官諭以帝旨於是右補闕魏暮入疏再論浹旬後降授此官

三年八月壬寅帝御紫宸殿百寮班定左拾遺竇洵直奏云仙韶樂官尉遲璋不合援三府率臣已兩狀未蒙允許樂官自有本分官不合輒更侵清秩帝謂宰臣曰此小事不必當衙宰臣曰此事臣小不必當衙論之李班宣云續有處分洵直不退再宣乃拜舞而退帝又曰洵直所論如何鄭覃曰三府率是六品雜官今若謂之清秩此為近名楊司復曰夫聞洵直之論一樂

官則有之亦不足怪陳夷行曰諫官當衙只合論宰相得失不合論樂官然臣以為向外聞諫官當衙論事須與處置今請樂官七八年一度與官不然更與一二數手力帝曰別與一官遂除光州長史

十一月庚午帝於麟德殿召翰林學士柳公權丁居晦對因便授居晦御史中丞翌日制下是月帝問公權向外人情所論如何公權奏曰昨陛下除郭昉為邠寧節度使向外人情頗生異論帝曰郭昉是尚父之姪太皇太后之叔在官無過犯自執金吾與小鎮有何議論公權奏曰陛下數日前取郭昉二女入內有之乎帝曰然入參太后公權曰外議云郭昉二女有殊色故令入侍遂領藩方不言郭昉有他能而蒙聖獎帝悅首良久謂

公權曰為之柰何公權曰昔盧江王妃入侍太宗王珪切諫太宗遂還其本家今陛下若令自南內送歸郭暉之家向外必信非陛下所納郭暉之授邠寧自無異論是日太皇太后遣南宮留后張華送郭暉二女歸其家各與錦綵五十匹

武宗會昌二年十一月涇陽校獵白鹿原諫議大夫高少冕鄭郎等於閣內論陛下校獵太頻出城稍遠萬機廢弛星出夜歸方用兵師且宜停止帝優勞之諫官出謂宰臣曰諫官甚要朕時聞其言庶幾減過

宣宗大中十一年正月車駕將幸華清宮兩省官進狀論奏詔曰朕以驪山近宮貞聖廟貌未嘗脩謁自謂闕然今屬陽和氣清中外事簡聽政之暇或議一行蓋崇禮敬之心非以盤遊為

事雖申初命兼慮勞人卿等職備禁闈志勤奉上援今據古列狀獻章裁陳懇至之詞深睹盡忠之節已允來請所奏咸知

九月右補闕陳嘏左拾遺王譜右拾遺薛廷傑上疏諫遺中使往羅浮山迎軒轅先生詔曰朕以萬機事繁躬親庶務訪聞羅浮山處士軒轅集善能攝生年齡亦壽乃遣使迎之或冀有少保理也朕每觀前史見秦皇漢武為方士所惑常以之為誡卿等位當論列職在諫司閱示來章深納誠意仍謂崔慎由日為吾言於諫官雖少翁藥大復生不能相惑如聞軒轅生高士歆與之一言耳

後唐莊宗天祐十三年冬李存審破楊劉進營麻家口為都營使築壘以拒汴人時帝勇於接戰每以輕騎嘗賊遇窘數四存

審凌且候其出必叩馬泣諫曰王將復唐宗社宜為天下自愛  
搴旗挑戰一劔之任無益聖德請責効於臣昔耿弇不以戰遺  
君父臣雖不武敢不伐君之憂帝即時迴駕

同光三年閏十二月兩省諫官上疏請車駕不巡幸汴州比當  
曰忽破諫跡深沃朕心非因謹直以上聞豈改焦勞之外達卿  
以餽運不繼軍食有虧在京則廩食闕如支計則供須莫備卿  
等若別陳意見動叶機宜儻得稍濟軍儲不移警蹕即當傍詢  
衆懇盡述良籌佇聞敷敷浣予霄肝戊申諫官從上疏請不巡  
幸汴州批荅曰朕以四海雖寧五兵不可不訓聚之王室務壯  
神京其如人賴餼糧馬資藁秸飛輓動勞於四達經謀全繫子  
有司近以水潦為災賦租失額欲巡方岳貴使兵民卿等細察  
輿情備陳忠懇慮沸騰於物議俾鎮靜於宸居載覽封章深認  
嘉畫時諫官言天子有四海之富何慮闕供當須節儉省費以  
濟六軍自古及今未有鑿輿就食今吳楊未滅示其虛實轉益  
兇驕三跡乃允

明宗長興二年十月北京地震左補闕李祥上疏曰臣聞北京  
地震日數稍多臣曾覽國書見開元中秦州地震尋羗官宣慰  
又降使致祭山川所損之家委隨事制置陛下中興唐祚起自  
晉陽地既數震合思天誠臣慮天意思陛下忘創業艱難之時  
有功成矜滿之意欲陛下有始有卒兢兢業業也望委親賢往  
彼宣慰問其疾若俾議蠲除詔曰地道安靜以動為異前文備  
載歷代不無因有災祥深加儆戒朕自登九五每念生靈樂聞

忠正之言惡見驕奢之事歲時豐稔中外和同近聞河東數數地動駭彼群聽深軫予衷李祥居諫諍之官抱讜直之氣懇禪正道特上封章恐朕忘創業艱難之時有功成矜滿之意不唯舉職備見為時况朕守聽政之勤如踐祚之始常持翼翼不忘兢兢今更體李祥之言以前代為鑒理不忘亂安不忘危臣下須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日慎一日有始有終如此則何休祥之不臻何咎徵之不泯唯并汾之地乃豐沛之鄉已命親賢往分憂寄必資慎靜專務葺綏刑獄之間不得令有寃滯凡閔利濟并許奏聞事有不便於民皆須止絕其北京山川之神仍宜差官專往祭禱朝廷靜可以惠四海候伯靜可以福一方冀安比屋之人以鎮興王之地先是太原地震留守密奏人不之知無敢言者及祥有是奏帝甚嘉之賜祥四品章服

晉高祖天福二年詔脩四京大內諫議大夫薛融以鄴下用兵國用不足上疏請罷之優詔嘉許

周世宗顯德三年世宗親征淮南四月丁亥車駕發自濠州迴幸渦口是時銳於攻取議欲親幸揚州宰臣范質等以師老泣諫乃止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一百二

帝王部 一百二

招諫

尚書述帝舜之言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成王稽首  
周公以求教誨穆王申命伯同責其正已斯皆古先哲王勞謙  
寅畏詢謀補察之美也若夫弁冕端委蔽旒塞纒中堂有千里  
之阻神龍有逆鱗之威苟非屈已以詳延虛懷以聽納即下之  
壅遏不聞而上之滿假自周矣是以二帝三王之世莫不樹誹  
謗之木設敢諫之鼓植進善之旌立記過之史乃至公卿列士  
皆獻詩以諷瞽史聵矇有書箴賦誦之職百工執藝庶人傳語  
使下情盡達衆志成竭然後斟酌而取舍焉故朝政無闕王度

以貞德音享於神人欽明格於上下矣而歷代已還或因三光之謫見水旱之作沴憂勞戒懼諮求讜議斯亦聖哲之常道也若乃訪采惟勤聽受斯鬱命令徒繫於方策骨鯁蔑聞於登進先民有言曰應天以實不以文動人以行不以言亦奚益於治體矣

夏禹以五音聽治禹顓頊後王世鯀之子也名文命受禪成功曰禹五音宮商角徵羽懸鍾鼓磬

鐸置鞀以待四方之士為號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道和陰陽鼓一聲以

謂五音故繫之喻寡人以義者擊鍾鍾金也義者斷擊故擊鍾也告寡人以事者振

鐸鐸鈴金口木舌合為音聲音事非一品故振之也語寡人以憂者擊磬磬石色聲急憂亦急務故

擊磬也有獄訟者搖鞀獄亦該訟一辨於事故取小鞀搖

漢文帝二年十一月晦日有食之詔曰天下治亂在予一人惟

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

其不德大矣今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旬以啓

告朕旬者蓋乞也言以過失聞告朕躬是則枚朕為惠也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

以輔朕之不逮

五月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旌幡也堯設之五達之道民欲有進善者立枚

旌下誹謗之木堯作之橋梁邊去所以書言之誹謗之木政治之愆失也而秦去之所以通治道而來諫

者也今法有誹謗詆言之罪詆與妖同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

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其後賈山上書言

除鑄錢令非是又訟淮南王無大罪等事其言多激切善指事

意然終不加罰所以廣諫諍之路也

後元年三月詔曰間者數年比不登比猶頻也又有水旱疾火之災

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

與與讀曰歟下同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有失鬼神廢不

亨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

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度謂量計之以口

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

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蓄未謂工商之業也蓄亦多也音疾元切為酒謬以靡穀者

多醪汗滓酒也靡音靡散也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

中音行仲切其與丞相列候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俾百姓者

率意遠思無有所隱也

宣帝地節三年十月詔曰迺者九月壬申地震朕甚恐焉有能

箴朕過失及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以輔朕之不逮毋諱有

司諱避也雖有司在顯職皆言其過勿避之

元帝初元二年二月戊午地震於隴西群毀落太上皇廟殿壁

木節壞敗縣道縣城郭官寺及民室壓殺人衆隴音植屬天水比府庭所在皆

謂之山摧地裂水泉涌出詔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舉茂才異等

直言極諫之士

六月關東飢齊人相食七月詔曰歲比災害民有菜色五谷不收人但

食菜其顏色變惡慘怛於心已詔吏虛食廩開府庫振救賜寒者衣今

秣禾麥頗傷一年中地再動比海水益流殺人民陰陽不和其

咎安在公卿將何以憂之其悉意陳朕過靡有所諱

三年六月詔曰蓋聞安民之道本繇陰陽繇與同聞者陰陽錯謬

風雨不時朕之不德庶幾群公有敢言朕之過失今則不然媮

合苟從未肯極言諭與朕甚憫焉惟蒸庶之飢寒遠離父母妻

子勞於非業之作衛於不居之宮不急之事故云非業也恐非所以佐陰

陽之道也其罷甘泉建章宮衛令就農百官各省費條奏母有

所謂有司勉之母犯四時之禁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災異

者各三人於是言事者衆或進擢召見人人自以得帝意

永光三年十一月詔曰廼者已丑地動中冬雨水大霧中讀曰仲盜

賊並起吏何不以時禁各悉意對

四年六月甲戌孝宣園東闕災戊寅晦日有蝕之詔自今以來

公卿大夫其勉思天戒慎身脩永以輔朕之不逮直言盡意無

有所諱

成帝建始三年十二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夜地震未央宮殿中

詔公卿其各思朕過失明白陳之

河平元年四月己亥晦日有食之既詔百寮陳朕過失無有所

諱

鴻嘉二年三月詔曰古之選賢傳納以言明試以功傳讀曰數

言而省納之乃試以事古官無廢事下無逸民逸通也教化流行風雨和時

百穀用成衆庶咸以康寧朕承鴻業十有餘年數遭水旱疾疫

之災黎民屢困於飢寒而望禮義之興豈不難哉朕既無以率

道道讀曰遵帝王之道曰以陵夷陵立陵也夷平也言其類者若丘陵之漸平也意乃招賢

選士之路鬱滯而不通與將舉者未得其人也其舉敦厚有行

義能直言者冀聞切言嘉謀以輔朕之不逮

永始四年六月詔曰廼者地震京師大災數降朕甚懼之有司

其悉心明對厥咎朕將親覽焉

元延元年七月有星孛于東井詔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其各悉心惟思變意明以經對無有所諱

哀帝元壽元年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詔公卿大夫陳朕之過失無有所諱

平帝元始元年五月朔日有食之大赦天下公卿將軍中二千石舉敦厚能直言者各一人

後漢光武建武六年九月丙寅晦日有食之十月丁丑詔曰吾德薄不明寇賊為害強弱相陵元元失所詩云日月告凶不用其行永念厥咎內疚於心其勅公卿舉賢良方正各一人百寮並上封事無有隱諱有司脩職務遵法度

七年三月癸亥晦日有食之帝避政殿寢兵不聽事五月詔百寮各上封事無有所諱其上書者不得言聖

明帝永平三年八月壬申晦日有食之詔言事者靡有所諱八年十月壬寅晦日有食之既詔郡臣勉脩職事極言無諱於是在位者皆上封事各言得失帝覽章深自引咎

帝章以永平十八年八月即位十一月甲辰晦日有食之於是避正殿寢兵不聽事五日詔有司各上封事

建初五年二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詔公卿已下舉直言極諫能指朕過失者各一人遣詣公車朕將親覽問焉

和帝永元七年四月辛亥日有食之帝引見公卿問得失令將軍大夫御史謁者博士議郎郎官會廷中各言封事

安帝永初二年七月詔曰恭惟帝王承天莫不據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朕以不德遵奉大業而陰陽差越變異並見萬民飢流差貌判戾夙夜克已憂心京京間令公卿郡國舉賢良方正遠求博選開不諱之路冀一得之謀以匡不逮而所對皆循向浮言無爾異聞其百寮及郡國吏人有道術明習灾異陰陽之度璇璣之數者各使指變以聞二千石長吏明以詔書博衍幽隱朕將親覽待以不次冀獲嘉謀以承天誠

建光元年十一月郡國三十五地震或折裂詔三公已下各上封事陳得失

順帝陽嘉二年四月己亥京師地震五月詔郡公卿士各悉心直言厥咎靡有所諱

三年河南三府大旱詔書以尚書周舉才學優深特下策問曰朕以不德仰承三統夙興夜寐思協大中頃年已來旱災屢應稼穡焦枯民食困乏五品不訓王澤未流群司素飡據其非位審所貶黜變復之徵厥効何由分別具對勿有諱

永和元年正月乙卯詔曰朕秉政不明灾青屢臻典籍所忌震食為重今日變方作地搖京師咎徵不虛必有所應郡公百寮其各上封事指陳得失靡有所諱

冲帝以建康元年八月即位九月京師及大原鴈門地震三郡水涌土裂詔三公特進侯卿校尉舉賢良方正幽逸脩道之士各一人百寮皆上封事

桓帝建和元年正月辛亥日有食之詔三公九卿校尉各言得

失

四月京師地震命列侯將軍大夫御史謁者千石六百石博士議郎郎官各上封事指陳得失

延熹五年五月乙亥京師地震詔公卿各上封事

靈帝建寧元年五月丁未朔日有食之詔公卿已下各上封事  
二年四月大風雨雹詔公卿已下各上封事

四年二月詔公卿至六百石各上封事

光和六年夏旱七月制書引咎詔群臣各陳政要所當施行

魏太祖為漢司空建安十一年令曰夫治世御衆建立輔弼誠在面從詩稱聽用我謀庶無大悔斯實君臣懇懇之求也五克重任每懼失中頻言已來不聞嘉謀豈吾聞延不勤之咎邪自

今已後諸掾屬治中別駕常以月旦各言其將吾失覽焉

文帝初為魏王延康元年七月下会日軒轅有明臺之議放勛有衢室之問皆所以廣詢於下也百官有司其務以職盡規諫

將率陳軍法朝士明制度牧守申政事縉紳考六藝吾將兼覽

馬帥同率與

齊王正始元年三月以歲旱詔令獄官亟平寃枉理出輕微群

公卿士讜言嘉謀各悉乃心

晉武帝泰始二年九月散騎常侍皇甫陶傳玄共掌諫職上疏言事詔曰二常侍懇懇於所論可謂乃心欵佐益時事者也而王者率以常制裁之豈得不使發憤邪二常侍所論或舉其大較而未備其餘目亦可使令任之然後主者八坐廣共研精凡

閔言於人主人臣之所至難而人主若不能虚心聽納自古忠臣直士之所慷慨至使杜口結舌每念於此未嘗不歎息也故前詔敢有直言勿有所拒庶幾得以發蒙補過獲保高位苟言有偏善情在忠益雖文辭有謬誤言語有失得皆當曠然恕之古人猶不距誹謗况皆善意在可採錄乎近者孔龜蔡母和比皆按以輕慢之罪所以皆原歆使四海知區區之朝而無諱過之忌也

四年九月詔曰雖詔有所歆及奏得可而於事不便者皆不可隱情

五年七月延群公詢讜言

八年二月帝與右將軍皇甫陶諭事陶與帝爭言散騎常侍鄭徽

表請罪之帝曰讜言蹇諤所望放左右也人主常以阿媚為患豈以爭臣為損哉徽越職妄奏豈朕之意遂免徽官

大康七年正月甲寅朔日有食之乙卯詔曰比年災異屢發日蝕三朝地震山摧邦之不臧寔在朕躬公卿大臣各上封事極言其故勿有所諱

元帝大興元年六月初置諫鼓謗木

十一月雷震暴雨詔群公卿士其各上封事具陳得失無有所諱將親覽焉

二月五月三吳大飢詔百官各上封事

十二月大赦詔百官各上封事

明帝太寧三年四月詔曰朕以直言弘亮正想群賢達吾此懷

矣予違汝弼堯舜之相君臣也吾雖虛閣庶不距遂耳之談稷契之任君居之矣望共最之

後魏明元永興四年四月宴群臣於西宮使各獻直言

孝文延興元年九月詔在位及民庶直言極諫有利民益治損政傷化悉心以聞

承明元年八月詔曰朕猥承前緒纂戎洪烈思隆先志緝熙政道群公卿士其各勉厥心輔朕不逮諸有便民利國者具狀以聞

十月詔曰朕纂承皇極照臨萬方思闕遐風光被兆庶使朝有不諱之音野無自敬之響疇咨帝戴詢及芻蕘自今已後群公卿士下及吏民各聽上書直言極諫勿有所隱諸有便宜益治

利民可以正風俗者有司以聞朕將親覽與三事大夫論其可否裁而用之

太和三年八月詔群臣直言盡規靡有所隱

七年九月詔曰朕承祖宗夙夜惟懼然聽政之際猶慮未周至於按文審獄思聞已過自今群臣奏事當獻可替否無或面從使朕之過彰於遠近

八年八月詔曰帝業至重非廣詢無以致治王務至繁非博採無以興功先王知其如此故虛已以求過明恕以思咎是以諫鼓置於堯世謗木立於舜庭用能耳目四達庶績咸熙朕承累聖之洪基屬千載之昌運每希遐風景行前式承明之初頒下內外聽人各盡規以補其闕中旨雖宣允稱者少故變時法遵

古典裁制俸祿改更刑書寬猛未允人或異議思言者莫由申  
情求見者無因自達故今上明不周下情壅塞今制百辟卿士  
工商吏民各上便宜利民益治損化傷政直言極諫勿有所隱  
務令辭無煩華理從簡實朕將親覽以知世事之要使言之者  
無罪聞之者足以為戒

九年二月詔曰昔之哲王莫不博採下情動永箴諫建設旌鼓  
詢訥芻蕘朕班祿刪刑慮不周允虛懷讜直至顯洪猷百辟卿  
士及工商吏民其各上書極諫靡有所隱

十一年六月詔曰春早至今野無青草上天致譴寔由靡德百  
姓無辜將罹饑饉寤寐思求罔知所益公卿內外股肱之臣謀  
猷所寄其極言無隱以救民瘼

宣武正始三年二月詔曰昔虞戒面從昌言屢進周任諫輔王  
闕必箴朕仰績洪基伏膺寶曆思康庶績一日萬機以側望忠  
言虛求讜直而良策弗進規畫無聞豈所謂弼皆元首救其不  
逮者乎可詔王公已下其有嘉謀深圖直言忠諫利國便民矯  
時厲俗者咸令指事陳奏無或依違

孝明神龜二年二月詔求直言諸有上書者聽密封通奏  
孝昌二年六月詔曰自運屬艱棘歷載於茲烽驛交馳旌鼓不  
息祖宗盛業危若綴旒社稷洪基殆將淪墜朕威德不能遐被  
經畧無以及遠俾令蒼生罹此塗炭何以苟安黃屋無愧黔黎  
今便避居正殿蔬飧素服當親自招募特集忠勇其有直言正  
諫之士敢決徇義之夫二十五日悉集華林東門人別引見共

論得失頒告內外咸使聞知

孝莊建議元年六月以寇難未夷避正殿責躬徹膳又頒募格  
枚集忠勇其有直言極諫之士敢決徇義之夫陳國家利害之  
謀赴君親臨難之節者集華林園面論事

西魏文帝大統五年十月於陽武門外懸鼓置紙筆以求得失  
十年正月詔公卿已下每月上封事三條極言得失刺史二千  
石銅墨以上有讜言嘉謀勿所諱

後周明帝武成元年六月戊子大雨霖詔曰昔唐懿四嶽殷告  
六青觀災興懼咸寘時雍朕撫運膺國祚民父母弗敢怠荒以  
求民瘼而霖雨作殄害麥傷苗墮屋漂垣洎于昏墊諒朕不得  
蒼生何咎刑政所失罔識厥由公卿大夫士爰及牧守黎庶等

宜各上封事讜言極諫罔有所諱朕將覽察以答天譴

武帝保定三年四月詔百官及民庶上封事極言得失

建德元年四月詔百官軍民上封事極言得失

隋文帝開皇九年詔曰朕君臨區宇於斯九載開直言之路披  
不諱之心形於顏色勞於興寢自頃逞藝論功昌言乃衆推誠  
切諫其事甚踈公卿士庶非所望也各啓至誠補茲不逮見善  
必進有才必舉無或噤嘿退有後言頒告天下感悉此意

十一年五月癸卯詔百官悉詣朝堂上封事

唐高祖武德二年閏二月甲辰考群臣以李綱孫伏伽為上第  
置酒高會奏九部樂於庭高祖謂裴寂曰隋末無道上下相蒙  
主則驕矜臣唯諂佞上不聞過下不盡忠至使社稷傾危死於

匹夫之手朕撥亂反正念在安民平亂任武臣官方委文吏庶得各展器能以輔不逮比每虚心接待冀聞讜言然唯李綱若盡忠伏伽可謂誠直餘人猶踵弊風俛首而已豈朕所望哉當以身為嬰兒方朕為慈父有懷必盡有意必申也

太宗真觀元年正月謂侍臣曰正主任邪臣不能致治正臣事邪主不能致治唯君臣相遇有同魚水則可得安天下也昔漢高祖田舍翁耳提三尺劍而定天下既而規模弘遠流慶子孫此蓋任得賢人之所治也後世稱美不容於口朕雖不明闕於學問至乎大好大惡容或知之幸諸公數相諫正議大夫王珪對曰臣聞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故古者聖主必設諫臣七人言不用則祖斷以死陛下開聖慮納芻蕘愚臣處不諱之朝實願罄其狂瞽太宗稱善自是中書門下及三品已上入內平章軍國必使諫官隨之歆其預聞政事有所開說太宗虛已以納之

十一月壬戌太宗謂侍臣曰隋帝性多猜忌上下情不相達斯豈致治之理乎朕今推赤心以相付亦望公輩以真心相向縱有指斥深切無憂逆忤也

三月五月徐州蝗且旱六月詔曰豈賞罰不中任用失所將奢侈未革苞苴尚行者乎文武百辟宜各上封事直言朕過勿有所隱

四年二月以歲旱詔公卿極言得失無有所隱

十一年七月以水災詔文武百僚各上封事極言朕過勿有所

隱諸州官民有能民識治道方正直諫者並宜薦達朕當親見其人問以得失

九月帝謂侍臣曰朕居九重之內籍左右為耳目但舉事出入虧政害人必須矯正朕思改之

十七年正月帝謂侍臣曰朕觀古先帝王何常不受正諫以興化拒忠言而滅有能諫朕安國者授以高官矯朕為非者加以顯戮虚心佇待終無所應然喜得三事思有始終一則克平禍亂四夷順軌二則灾異不生百姓殷實三則年在盛壯君臨天下既喜所得當懼所失三思而動庶無愆尤必不涓橋棄船霸陵縱轡慎夫人同坐夏大康父獵如此等事當不煩諫諍耳儻嗜慾遷情喜怒變性但聞一言而正豈侯三諫之勞朕於公等

乞言幸無所隱

四月帝謂侍臣曰前王之取天下必藉衆力英才輔助仰成師主朕昔杖義而起策發諸心寇平於手即位以後誠念蒼生有人上封事獻直言能益於時以裨政要者朕傾耳而聽拭目而覽合於務者不以輿皂而廢其言也

二十年十二月帝手詔曰朕聞堯舜之君自愚而益知桀紂之主由智以添遇故異逆順於忠言則殊榮辱於帝道朕登躡宇宙字育黔黎恐二德之或虧懼小遐之有累俟忠良之獻替想英傑之謀猷而諫鼓空懸逆耳之言罕進謗木徒設格心之論全無昔惟魏徵每顯余過自其逝也雖有莫彰豈獨有非於往時而皆是於茲日故亦庶僚苟順不觸龍鱗者歟所以虛已外

求披裏內省言而不用朕所甘心用而不言誰之責也自斯已後各悉乃誠若有是非直言無隱

高宗永徽五年正月以時旱手詔京文武九品已上及朝集使各進封事極言厥咎

九月帝謂五品已上曰往日不離膝下旦夕侍奉當時見五品以上論事或有伏下而奏或有進狀論者終日不絕豈今時無事公等何不言也自今已後宜數論事若不能面奏任各進狀龍朔三年八月戊申詔凡百辟在位宜極言得失悉心無隱以救不逮咸亨元年十月命文武五品已上上封事

中宗神龍元年二月詔京官職事九品已上及朝集使極言朝政得失

五月又制京官九品已上極言時政得失

睿宗景雲元年十一月詔曰朕聞彰善瘴惡有國之常典糾寬濟猛為政之通規朕以薄德濫膺明命瞻言賞惡未合特宜至使忠良未盡小人未退貪吏未懲流亡未安賢良者未歸懷寃者未理在予之責有愧良深不能致君於堯舜者亦群公群士之所耻也卿等將何規補使咸亨各以狀聞朕當親覽其力望兼優公清時著可以宣風導俗者具以名聞但百司承寬共為苟且事多慳咎無復紀綱各令本司長官審善惡才識限十日進狀

玄宗開元三年五月以旱故下詔會諸司長官各言時政得失以輔朕之不逮

十月詔曰朕以薄德祇膺睿圖曾不能虛已溥源勵精至道將致俗於仁壽思納人於軌訓幸乾坤交泰風雨咸若中外百僚盡知戒懼華夏萬姓頗以歡康猶恐人或未安政有不愜令外司置醜聽側門進狀封章論事靡所不達軒階進規于何不盡曾無忤旨之罰實有推心之期豈朕之不誠何人則未諭如聞朝廷之內噂喑紛然進不昌言退不訕議懸書以謗國僑之患鄧批偽言而辯孔子之誅少止自昔為蠹罔不在茲求于理政固宜懸絕自今已後制勅有不便於時及除授有不稱于職或內懷姦或外損公私並聽進狀具陳得失五品已上官乃許其廷諍若輕肆口舌潛行誹讟委御史大夫已下嚴加察訪狀涉疑似推勘奏聞

十四年六月以旱及風災命百官及州縣長官上封事極言時政得失無有所隱

肅宗乾元元年四月詔京官九品已上許上封事極言時政得失朕當親覽用佇嘉謀方有可觀別當甄錄

二年三月詔昔公卿面諫載在簡冊令僕陸奏亦惟舊章所以下謁其忠上聞其過君臣同德豈不盛歟公卿已下有能論事政之非箴朕躬之闕有益於國有利于人宜盡昌言以救時弊朕必當行終無諱者朝廷用一表擢一職或有不當亦任奏論京文武五品已上正員清資官各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一人任自封進兩省官十日一上封事直論得失無假文言冀成殿最用存沮勸

上元二年九月制曰所設諫曹欲聞諷議允副從繩之望須成  
削藁之書其諫官令每月一上封事指陳時政得失若不舉職  
事當別有處分

代宗廣德元年七月制諫官每月各上封事無所迴避

二年二月制百官有論事政得失並任指陳事實具狀進封必  
宜切直無諱有司白身人亦宜准此任詣廳使進表朕將親覽  
必加採用

三月詔曰為政者宣之使言作事者稽之于衆切于求道務以  
從人將明目而達聰亦理煩而去惑經國之體庶無闕焉文武  
百官及諸色人等有論時政得失上封事者狀出後宜令左右  
僕射尚書及左右丞諸司侍郎御史大夫中丞等于尚書省詳

議可否具狀聞奏其所上封事除常察官外有辭理可觀或幹  
能堪用者亦宜具言詳議官中或見不同者即任別狀奏聞  
十二月己酉令諫官每日奏事

大曆七年十一月制曰淮南數州秋夏無雨朕精誠奉天誠懼  
臨下唯恐明有所不照聽有所不達百辟卿士咸弼予遠宣示  
百姓令知朕意

八年八月詔京五品已上及兩省供奉官即官御史各上封事  
論國之利害時大有年帝慮稅重害農弊延百姓乃下是詔旬  
日內抗疏者百餘人損益各異悉親覽留心不出

十二年四月詔曰昔予高祖太宗之御天下也功格二儀不私  
於己化覃萬宇猶問于人外與公卿大夫討論政典內與鴻生

碩老演暢儒風日旰忘勞特稱至理猶復傍求諫諍俯察謳謠  
廣延不諱之書載建登聞之鼓于時中朝無闕政四海無疲人  
今日已後有事須面論者可于延英請對當與卿等當從容講  
論時又無論諫于內閣者  
帝下此詔中外相賀

開成元年正月詔曰參軍董昌齡為硤州刺史昌齡前在邕南  
以殺衡方厚待罪無何復命右拾遺魏謩上疏曰臣聞王者渙  
汗之恩凡罪寬宥唯故殺人者死乃百王不易之典也其董昌  
齡比者錄以微效任之方隅不能祇慎寵光姿其狂暴無辜殺  
戮事迹顯彰妻孥銜冤萬里未訴伏蒙陛下睿聖慈憫歷代是遵  
列聖相範

朕承天序祇奉睿圖戰戰兢兢日甚一日于茲十六年矣何嘗  
不勵精理道欲得忠賢虛已清心日有所待直詞讜議時或空  
聞五諫七臣其人安在眷懷于此耿耿良深頃以任非其人凡  
事擁蔽今則已懲厥罪政乃維新式佇嘉猷庶禕不得自今已  
後諫官所獻封事不限早晚任進狀來所由門司不得輒有停  
滯如須側門論事亦任隨狀面奏即便令引對如有除拜不稱  
于職詔令不便於時法禁乖宣刑賞未當征求無節寬濫在人  
並宜極論得失無所迴避以稱朕意其常朝官六品已上亦宜  
准此其擊登聞鼓者委金吾將軍收狀為進不得輒有損傷亦  
不須令人遮擁禁止其理匭使但任投匭人投表狀於匭中依  
常進來不須勒留副本并接特妄有盤問方便止遏欲使萬邦

之事無隔於九重獻替之謨不遺于聽覽

文宗大和元年四月丙辰宰臣等於延英退出再詔常處厚獨對一刻餘時宰臣啓事得請之後往往中變是日處厚與裴度竇易直同對既而從容獨進日陛下用臣等為宰相使參大政前後論奏皆蒙聽納近日雖云不阻然臣等既退尋多改移事若出自聖旨則是陛下示臣等以不信若與別人商量則臣等不合更居此位是裴度以元勳舊德曆相四朝孜孜竭誠人望所屬陛下固宜親重易直以忠厚長者輔佐先帝陛下亦當委付微臣是陛下首自選擢非因陳乞帝瞿然曰卿何事邪卿何事邪朕知卿合作宰相一昨內難既定朕以人望所屬用卿不疑軍國事多方所倚賴今卿辭免是彰朕之不德朝廷四方其謂朕何慰勉之而退既出延英門遽命中人復召處厚獨入咨訪移略開陳理體者數百言其要以旌別淑慝脩舉法制為請因復懇言裴度勲大望崇且其心忠蓋可以久于任使帝欣納焉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一百三

帝王部一百三

招諫第二

唐德宗即位初大赦制憲官諫官常參官每政事錯綜即面折廷諍無所隱憲司彈奏一依貞觀故事其知匭使先有明勅非不丁寧猶聞擁遏自今已後仰每日詣匭務招遠方達聰明目諸司各舉厥職共守至公天下有才業尤著高蹈丘園及直言極諫之士所在具以名聞

興元元年九月帝謂宰相曰今大盜雖除時猶多艱宜廣延納以達衆情近日朝官諫臣都不除奏事外人之利病朕何以知之自今每衙及延英坐日常令朝官三兩人面奏時政得失庶

有弘益又令精擇諫官俾極言無隱  
貞元元年八月詔令待制官各陳所見方畧十二月帝以蝗螟  
大起流庸未復詔延英視事日令常參官七人對見問以時政  
得失

四年正月詔京九品已上官各上封事極言得失

六年閏四月以歲旱令常參官及京畿縣令各上封事指陳救  
人之術致旱之由咸極乃誠無有所隱

九年十一月日南至郊祀禮畢大赦天下諸司官有陳時政得  
失者各盡所見脩疏封進人有寃滯事有闕遺悉當極言無所  
隱避

順宗以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即位詔內外官及諸色人任上封  
事極言時政得失才有可觀別當甄獎

憲宗元和二年十二月謂宰臣曰朕近讀貞觀要政精見當時  
之事以太宗神武每有一事必涉過差群臣進諫者往復數四  
况朕寡昧人今每有事不得中者鄉須十論不得一二而已

穆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即位二月御丹鳳樓大赦詔内外文  
武官及諸色人等任上封事極言時政得人才有可觀別當甄  
獎

敬宗寶曆元年正月赦書朕即位之初已有赦令至如損徹服  
御止絕他獻限喪葬以息淫費禁竒靡以專女工他淫擅賦閑  
余禁錢吏行姦欺人曷依庇僧道踰濫流貶重輕錢弊利害軍  
屯侵占車馬衣服之式未幾廢格已多或職司情慢而不能將

明或詔書終行而下已不守以此求理不亦難乎其元和以來詔并長慶四年三月三日赦令有委廢不行事在朕躬者諫官直言得失無有所隱

文帝太和元年正月赦詔内外文武官及諸色人任上封事極言得失無有隱諱

四月宰臣對罷召常侍諫議給事中中書舍人起居補闕拾遺集于政事堂宣諭聖旨自今已後如有公事面論奏者並宜對來

六月詔曰内外卿士有規朕過宜封事條奏

六年五月詔曰朕聞王者之理天下一物失所興納隍之咎一夫不獲歎時予之辜雖飢疫凶荒國家代有而陰陽浸沴儆戒

朕躬自諸道水旱害人疫疾相繼宵旰罪已興寢疚懷屢降詔書俾副勤郵發廩蠲賦救患賑貧亦謂至矣今長吏由奏禮瘥猶甚蓋教化未感於蒸人精誠未格於天地法令之或爽官吏之或非百姓侵寃稅役之弊姦賊未去農業失時有一于茲皆傷和氣並委内外文武常叅官一一條疏各具所見聞奏必當親覽無憚直言

九年十二月勅創造諫院印一面以諫院之印為文諫院舊無印苟有章疏各于本司請印諫官有疏人多知之至是特勅置印兼詔諫官凡所論事有關機密任別以狀引之不須以官銜結署

開成元年正月一日赦書内外文武官及諸色人任上封事極

言得失有裨時政者必加昇擢待以不次

二年三月壬申詔常叅官及諸州府長吏如有規諫者各上封事極言得失陳救災之本明致理之方咸竭乃心以輔殿辟三年十一月以妖星見降詔文武百寮及諸色人有能通達刑政之源叅考天人之際任各上章疏指言得失

懿宗咸通四年正月詔曰濟濟多士邦國賴之以取寧謐謇匪躬王臣急之以行義故內懸諫鼓外設匭函思廣謨猷用引風教自此在朝佇者勿齟利國之謀居草澤者但貢安民之策必當開納擇彼所長勿慮依違翻成自滯旌揚之道無所怩焉

僖宗光啓元年三月詔曰古者進善翹旌蔽賢削地苟異至公之選適開浮黨之門要在拔竒方資濟理昔貞觀戡亂既乂治具畢張而馬周徒步獻書上猶前席魏徵直言替否下得謁誠况朕乂致履危實惟情道歆新庶政益賴群材已詔中外臣僚必使搜羅淹滯仍令文武各陳所見異有所裨苟申籌國之謀是濟同舟之患非無所賞佇稱勤求布告遠近咸使知委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四月即位制曰內外文武官及諸色人任上封事兼有賢良方正抱器懷能或利害可陳無所隱諱直言極諫朕將一一行之亦委諸道長吏具姓名申奏

閏四月帝御延英殿顧謂侍臣曰朕自創業以來勤於軍旅至於聖王治道殊未經心陸生有言以馬上得之不可以馬上為治朕惟寡昧夙夜惕然實賴卿等獻納忠言箴規得失朕不學曹丕云舜禹之事吾知之矣遂非拒諫自取闕遠敬事語言補

冊府元龜  
茲不逮

二年二月詔曰堯鼓明懸貴聞進諫舜旌旁建比為來賢是宜廣納話言庶箴闕政迨洎偽梁人滋澆薄朝掩忠良箴聞投水之規莫識從繩之論此後應兩者文武常叅官并前資草澤之士有謀分利害事計弼違并許上表敷陳朕當選長旌錄如有性多毀譽私佇愛憎承寬偶恃於得言縱志惟專于罔善朕亦潛令伺察觀要審詳狡蠹有彰罪刑無捨

三年閏十二月詔曰朕聞古先哲王臨御天下上則以無偏無黨為至治次則以足食足兵為遠謀緬惟前脩誠可師範朕慕承鳳曆嗣守鴻圖三載于茲萬機是摠非不知五兵未弭兆庶多艱蓋賴卿等寅亮居懷康濟為務冀盡賦與之理洞詢盍徹

之規今則潛按方區備聆諶俗或力役罕均其勞送或賦租莫辯於後先但以督促為名煩苛不已被甲胄者何嘗充給趨朝省者轉困支持州閭之貨殖全踈天地之災祥屢應以至星辰越度旱澇不時農桑失業于丘園饑饉相望於郊野生靈及此寢食寧遑豈非朕聖政未孚焦勞自掇者耶昨親拔毫翰軫念瘡痍一則詢爾謨猷一則表予宵旰未披來奏轉撓于懷敢不翼翼罪躬乾乾軫慮咨爾四岳弼予一人何不舉爾賢才輔予寡昧百辟之內群后之間盡忠者被掩其能抱器者難陳其力或草澤有逸遺之士山林多屈滯之人爾所不知吾將何效卿等位尊調鼎名顯代天既逢不諱之朝何愆由衷之說當宜歷告中外急訪英髦應在仕及前資文武官下至草澤之士有濟

國治民除姦革弊者並宜各獻封章朕當選擇施行其近宣御札亦可告諭內外體朕意焉

明宗天成三年三月丁未宣御札曰朕奄有四海于今三年敬事天明敢忘日慎上憑列聖賴祖宗之垂休下設庶官思邦家之共治聞過必服見善則師靜惟省躬動懷畏相每從人欲方布時和不謂仲春已來繁陰未散雖有膏之澤可待豐年而飛霰其濛恐傷粟麥實闕務穡深軫納隍卿寺陳力有方直言無避共熙帝載以沃朕心更吐嘉謀庶禔闕政應文武百官奏對恐有隱密之事不敢當庭敷揚即許上章極言時政善惡貴合天道弛張

長興四年八月戊申受尊號畢下制曰在朝文武臣寮并諸色

職貢有能極言直諫者如上封事盡當開納

晉高祖天福元年閏十一月壬午勅鳴諫鼓以俟讜言列拂石以申寃滯將聞善以自戒思與物以垂思備著前規用光大業或直辭可責或有理可矜各務奏陳皆當鑒納

十二月庚寅御札宣示百寮曰朕猥以眇冲獲承眷命雖宵衣旰食不敢怠荒而一日萬機猶虞曠闕應在朝文武臣寮等早昇班序並蘊器能懷康濟之才展經綸之術既逢昌運宜罄讜言須務救時各思舉職勿取容而避事勿尸祿以曠官或時絀未叶於和平必思獻替或命令未諧於允當必在箴規苟有敷陳並當開納俟汝匪躬之節副予友席之求凡列朝廷共禔寡德咨爾卿士宜體朕懷

二月五日御札示百寮曰朕自祗膺大寶虔奉丕圖每念創業之艱難未嘗終食而懈墮所冀照臨之內將臻康泰之風庶幾億兆之中漸息瘡痍之痛雖疚心罔暇而逆耳無聞豈視聽之不開或箴規之未貢應在朝文武臣寮等各懷異術早踐通班宜陳經濟之謀用贊興隆之道勿失讜直之議無循苟避之規咸罄乃誠同規不逮宜令有朝文武臣寮每人各進封事一件仍須實封通進務裨闕政用副虛懷凡百家寮宜體朕意

三年二月御札曰百官曾有宣示令進封事據到者未及十人朕雖無德自行勅後數月至情人也膺有一件事食祿於朝卒無一言可不知貞觀政要說言而不用朕所其心用而不言誰之責也

帝急于時病務求致理時命吏部尚書梁文矩等十人置詳定院有詔遣百官上封事夫封事者歲時政之闕

達於一人否者留中可者行之今下詳定事未敢有盡其言者自是數月屢勉致尙故有御札促焉

七年閏三月勅起今後百官每五日一度起居日輪差定兩員各具所見實封以聞

漢高祖以晉開運四年二月即位稱天福十二年至六月詔曰古者詢芻蕘之言探歌詩之諷冀求利病以省是非况濟濟盈朝蹇蹇就列懷才抱器博古知今苟無引益之辭曷表翊扶之力起今後文武百寮每遇內殿起居日仰具利濟上章以聞次第循環周而復始嘉謀嘉猷之告庶得聞知可大可久之規期於曉達亦聆此事向來已行但率皆浮言鮮克忠告良由時或拘忌人有依違遂使急務慎於指陳浪語盈於章奏有名無實阿旨取容今則不然所宜改作凡有封事並可直言無用飭辭

冊府元龜  
務存確論輔此不逮稱朕意焉

周太祖廣順元年正月丁卯即位制曰自古聖帝明王莫不好賢樂諫是以立謗誹之木採蕩蕩之言時之利病罔不知政之得失無不察達聰明目其在茲乎應内外文武臣寮有見識灼然益于道者許非時上章聞達是月庚辰又詔曰朕昔在側微罔親數學但明軍旅之事安知王化之基而天命眷求神器自至涉道淺淺何德以堪爰念得之惟難未若守之不易况承弊之後致理尤難蒼生未獲息肩賢者尚多鉗口必欲使下情上達上情下通聞所未聞見所未見莫若開其言路詢于廷臣冀時政之得失必論君道之否臧必告自然昏朦漸滌聽覽有資致於日新其在封事如聞累朝舊制咸令轉對上書百辟相循五日爲准然或權臣惜短時主多猜不敢深切爲言恐以傷觸獲戾至有搜羅鄙事蔓延虛辭徒牽率以爲勞於裨補而何取朕猥惟涼德肇啓丕圖矻矻覽於萬機未能廣其庶績兢兢念於百姓何以致之小康寅畏以居思慮為疾賴諸黎獻誨以讜言一則究邦國之規模一則觀卿士之才器且採縉紳之議不亦愈於蕩蕩之詞詢賢哲之謀不亦愈於工瞽之諫應在朝文武百寮凡有所見益國利民之事並可實封而奏詣閣門進納即不可尚襲餘風更循舊轍無益於理者勿說不濟於時者勿書縱使指朕之非攻朕之短自當改過不吝豈但從諫如流如或武班中有出自戰功不親儒墨苟有殊見安得惜言固可假手直書豈在屬文麗藻至於藩侯郡牧當切務於安時蠹於政者

必知利於民者必曉但關引益悉可敷聞朕今諭此至懷固非  
掠其虛美志在得畫一之道成可久之規濟英翹無辭貢直事  
有短者不責理有長者必行但存輔翼之心勿以逆鱗為懼咸  
在中外宜副朕心

世宗顯德元年三月詔曰文武班列親近臣寮愛國誠堅致君  
心切苟或聞朕躬之過失覩時政之否臧無惜敷陳以輔寡昧  
苦口良藥逆耳忠言裨益茲多翹竚惟切今後內外臣寮或有  
所見聞及有所裨贊可其實封章表以聞或欲面對便仰各門  
司非時引見

二年三月詔曰善操理者不能有全功善處身者不能無過失  
雖堯舜禹湯之上聖文武成康之至明尚猶思逆耳之言求苦  
口之藥何況後之人不逮哉朕承先帝之靈居至尊之位涉道  
猶淺經事未深常懼昏濛不克負荷自臨宸極已過周星至於  
政刑取舍之間國家措置之事豈能盡是須有未周朕猶自知  
人豈不察而在位者未有一人指朕躬之過失食祿者曾無一  
言論時政之是非豈朕之寡昧不足於言邪豈人之循墨未肯  
盡心邪豈左右前後有所畏忌邪豈高卑踈近自生間別邪古  
人云君子大言受大祿小言受小祿又云官箴王闕則是士大  
夫之有祿位無不言之人然則為人上者不能感其心而致其  
言此朕之過也得不求骨鯁之辭詢正直之議共申裨益庶洽  
治平朕於卿大夫才不能盡知面不能盡識若不採其言而觀  
其行審其意而察其忠則何以見器略之淺深知任用之當否

若言之不入罪實在予苟求之不言咎將誰執應内外文武臣  
寮今後或有所見聞並許上章論諫若朕躬之有闕失得以盡  
言時政之有瑕疵勿宜有隱方求名實豈尚虛華苟或素不攻  
文但可直書其事理有謬誤者當捨短言涉傷忤者必與留中  
所冀盡情免至多慮諸有司局公事者各以舉職事有不便者  
革之可也理有可行者舉之可也勿務因循漸成訛謬臣寮有  
出使在外回者苟或知黎庶之利病聞官吏之優劣當具敷奏  
以廣聽聞班行職位之中遷除改轉之際即當考陳力之輕重  
校言事之否臧奉公切直者當議甄昇臨事畏縮者須其抑退  
翰林學士兩省官職居侍從乃論思諫諍之司御史臺官任處  
憲司是擊搏糾彈之地論其職分尤異群官如逐任官內無所  
獻替啓發彈舉者至月限滿合遷轉時宜令中書門下先奏取  
進上凡爾有位宜悉朕懷

四年五月詔曰朕暇日觀書見前代名臣議時政得失皆直指  
其事不尚枝詞舉一善必適其材懲一惡必當其咎故能中外  
無壅悔吝不生居上者聽之而不疑在下者言之而無罪嘻埋  
輪都亭惡梁冀也陳屍下室進遽瑗也曹叅期獄市無撓充國  
議屯田之制李勉嫉惡謂盧杞為姦邪詩人樂善美張仲之孝  
友皆明述臧否端若貫珠時主聞之可以區別施於臣寮得事  
君盡忠之義用之邦國有從諫如流之稱爰自近朝頗虧公道  
上封事者言無可採議刑法者事不酌中論阿黨則莫顯姓名  
述正直則曾無按據卒納緘終無可觀為臣事君不當如是今

後每遇入閣其侍制官候對及文武臣寮非時所上章疏並須直書其事不得隱情但聞某人有文某人有武某人曉錢穀某人能理人每處所官吏因循某州縣刑獄寃濫某事利於國而未舉某事害於民而未除經營四方者術策何施裨贊萬機者闕遺何補何人謹正之士何人詐偽之端苟上下同心則綱紀有序當寡昧求理之際適賢良獻可之時當極言之朕自詳覽黜陟二柄期於必行咨爾群寮各體深意其侍制候對官今後於文班內論次無有所諱百寮聽命再拜而退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一百三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一百四

帝王部 一百四

訪問

王者作民父母富有寰海念九圍之至廣當萬機之且繁若非明四目達四聰詢於芻蕘延夫雋造或西清之閑燕或宣室之論思博採風謠廣求民瘼則何以察牧守之廉濁覽古今之廢興究洪範之旨以叙彞倫探治化之典以益神智與夫納讜議為和平之本誠諂諛乃喪亂之源俾上心由是下浹下情得以上通靡不由斯道也書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蓋百王之攸戒者矣

舜好問而察邇言

邇近也近言而善易以進人察而用也

周武王既克殷訪箕子曰於乎維天陰定下民相和其居天不言而

默定下民助合其居使有常生之資也我不知其常倫所序言我不知天所以定

何箕子對曰在昔鯀湮洪水汨陳其五行湮塞汨亂也治水帝

乃震怒不從洪範九等常倫所斁帝天地天以鯀如是乃震動

言王所問所由敗也鯀則殛死禹乃嗣興春秋傳曰舜之誅也天乃錫禹

洪範九等常倫所序天與禹洛出書也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

成王問政於尹逸曰吾何德之行尹佚史而民親其上對曰使

之時而敬順之王曰其度安至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

哉王人乎尹逸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吾畜也不善則

吾讎也昔夏商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宿沙之民皆自政其

君而歸神農伏羲神農之間有共此世之所明知也如何其無

懼也

漢景帝時袁盎為吳相病免雖居家帝時時使人問籌策

武帝時魯人申公見帝帝問以治亂之事申公已八十餘老對

曰為治不在多言顧行何如耳

董仲舒為江都相廢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

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法

宣帝時趙克國為右將軍罷就第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

兵謀問籌策焉

元帝時京房為郎永光建昭間西羌反日蝕又文青亡光陰霧

不精精謂日光房數上䟽先言其將然屢中天子悅之數召見

問房

成帝問始三年冬日食地震同日俱發詔舉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帝特復問太常丞谷永永對曰日食地震皇后貴妾專寵所致後永為涼州刺史當之部時有黑龍見東萊帝使尚書問永受所欲言元延元年永為北地太守時有災異尤數永當之官帝衛尉淳于長受永所欲言

後漢光武數引公卿即將列於禁坐

禁坐猶御坐也

廣求民瘼觀納風

謹又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緣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郡其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囊而已帝聞良文歎息拜顯魚復長

魚復縣屬巴郡

張純為五官中郎將明習故事建武初每有疑議輒以訪純後

兼虎賁中郎將數被引見一日或至數四

范升為博士數詔引見每有大議輒見訪問

明帝時竇固伐魏應為大鴻臚帝以其曉習邊事每被訪問

楊仁補北宮衛士令明帝引見問當世政迹仁對以寬和仁賢抑黜驕戚為先

順帝時楊厚為侍中特蒙引見訪以時政

桓帝時劉淑河間樂成人為侍中虎賁中郎桓帝以淑宗室之賢特加異每有疑事常密語問之

魏文帝時藏霸為執金吾位特進每有軍事常認訪焉

王肅為秘書監文帝常問曰漢桓帝時白馬令李雲上書言帝者諦也是帝欲不諦當何得不死肅對曰但為言失逆順之節

原其本意皆欲盡心念存補國且帝者之威過於雷霆殺一匹夫無異螻蟻寬而宥之可以示容受切言廣德宇於天下故臣以為殺之未必為是也帝又問司馬遷以受刑之故內懷隱切著史記非貶孝武令人切齒對曰司馬遷記事不虛美不隱惡劉向楊雄服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謂之實錄漢武帝聞其述史記取孝景及己本紀覽之於是大怒削而投之於今此兩紀有錄無書後遭李陵事遂下遷螿室此為隱切在孝武而不在於史遷也

高堂隆為侍中領大史令崇華殿災文帝詔問隆此何咎於禮寧有祈禳之義乎隆對曰夫災變之發皆所以明教誡也惟率禮脩德可以勝之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為災此人君苟飾宮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之以旱火從高殿起也上天降鑒故譴告陛下陛下宜增崇人道以答天意昔太戊有桑穀生於朝武丁有雉雉登於昴皆聞災恐懼側身脩德三年之後遠夷朝貢故號曰中宗高宗此則前代之明鑒也今案舊占災火之發皆以臺榭宮室為誠然今宮室之所以尤廣者實宮人猥多之故宜簡摺留其淑懿如周之制罷省其餘此則祖乙之所以訓高宗高宗之所以享遠號也詔問隆吾聞漢武帝時栢梁災而大起宮殿以厭之其義云何隆對曰臣聞西京栢梁既災越巫陳力建章是經以厭火祥乃夷越之巫所為非聖賢之明訓也五行志曰栢梁災其後有江亢巫蠱也衛太子時如志之言越巫建章無所厭也孔子曰

災者脩德應行稷精相感以戒人君是以聖主覩災責躬退而脩德以消復之今宜罷散民役宮室之制務從約節內足以待風雨外足以講禮儀清掃所災之處不敢於此有所立作蓬蒿嘉禾必生此地以報陛下虔恭之德豈可疲民之力竭民之財實非所以致符瑞而懷遠人也帝遂復崇華殿時郡國有九龍見故改曰九龍殿陵霄闕如構有鵲巢其上帝以隆問對曰詩云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今興宮室起陵霄闕而鵲巢之此宮室未成不得居之象也天意若曰宮室未成將有他姓制御之斯乃上天之戒也夫天道無親惟與善人不可不深防不可不深慮夏商之季皆繼體也不欽承上天之明命惟諛誦是從廢德適欲故其亡也忽焉太戊武丁覩災踈懼祇承天戒故其興也

勃烏今若休罷百役儉以足用增崇德政動遵帝則則除普天之所患興兆民之所利三王可四五帝可六豈惟殷宗轉禍為福而已哉臣備腹心苟可以繁祉聖躬安存社稷臣雖灰身破族猶生之年也豈憚忤逆之災而令陛下不聞至言乎於是帝改容動色

晉武帝時曹志為國子博士

志陳思王植子

帝嘗問六代論問志曰是

卿先王所作邪志對曰先王有乎所作目錄請歸尋案還奏曰按錄無此帝曰誰作志曰以臣所聞是臣族父固所作以先王文高名著欲令書傳於後是以假託帝曰古來亦多有是顧謂公卿曰父子證明足以為審自今已後可無復疑

鄭默為散騎常侍武帝問以政事對曰勸稼穡務農桑為國之

基選人得才濟世之道居官又職政事之宜明慎黜陟勸戒之由崇尚儒素化導之本如此而已矣帝善之

明帝侍侍中王道生帝問前世所以得天下導乃陳帝創業之始及文帝末高貴卿公事帝以面覆昧曰若如公曰晉祚復安得長遠

穆帝時虞喜博學累以博士常侍徵不就永和初有司奏稱十月殷祭京兆府君當遷祧室征西豫章潁川三府君初毀主內外博議不能決時喜在會稽朝廷遣就喜諮訪焉

後魏道武時李先為博士帝問先曰天下何者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先對曰唯有經書三皇五帝治化之典可以補王者神智又問曰天下書籍凡有幾何朕欲集之如何可備對曰伏羲創制帝王相承以至於今世傳國記天之秘緯不可計數陛下誠欲集之嚴制天下諸州群縣搜索備送主之所好集亦不難帝於是頒制天下經籍稍集

崔玄伯為黃門侍郎道武幸鄴歷問故事於玄伯應對若流帝善之又常引問古今舊事王者制度治世之則玄伯陳古人亦或譏作者之體及明君賢臣往代廢興之由甚合帝意

孝文太和十三年二月庚子引群臣訪政道得失損益之宜李冲為南部尚書時議禮儀律令潤飾辭旨刊定輕重孝文雖自下筆無不訪焉

高祐為秘書令孝文從容問祐曰北水旱不調五穀不熟何以止災而致豐稔祐對曰昔堯湯之運不能去陽九之會陛下道

同前聖其如小旱何但當旌賢佐政教授民時則災自消禳矣  
又何止盜之方祐曰昔宋均樹德害獸不過其鄉卓茂善教蝗  
虫不入其境彼盜賊者人也苟訓之有方寧不易息當須宰守  
貞良則盜止矣

韓顯宗為中書侍郎後與員外郎崔逸等參定朝儀孝文曾詔  
諸官曰自近代已來高卑出身皆有常分朕意一以為可復以  
為不可宜相與量之李冲對曰未審上古已來置官列位為歆  
為膏梁兒弟為歆益治贊時帝曰俱然為治冲曰若歆為治陛  
下今日何為專崇門品不有拔才之詔帝曰苟有殊人之技不  
患不知然君子之門假使無當世之用者要自德行純篤朕是  
用之冲曰傅崱品望豈可以門見舉帝曰如此濟世者希秘書

令李彪曰師旅寡少未足為援意有所懷不敢盡言於聖日陛  
下若專以地不審魯之三卿孰若四科帝曰猶如何解顯宗進  
曰陛下光宅洛邑百禮唯新國之典章指此一選臣既學識浮  
淺不能援引古今以證此議且以國事論不審侍中秘書監令  
之子必為秘書郎須未為監令者子皆可為不帝曰卿何不論  
當世膏腴為監令者顯宗曰陛下以物不可類不應以貴承貴  
以賤襲賤帝曰若有高明卓爾才具超出者朕亦不據此例後  
為本州中正

後周武帝時于翼為安州摠管建德四年帝將東伐朝中未有  
知者遣納言盧韞等前後乘駟三詣翼問策焉翼贊成之

唐太宗貞觀元年閏三月壬申帝謂蕭瑀曰朕好少弓矢自謂

能盡其妙近得良弓十數以示弓工弓工乃曰皆非良材也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則脉理皆邪弓雖剴勁而遣箭不直非良弓也朕始悟焉朕以弧弓定四方用弓多矣而有天下日淺為治之意固未及弓弓猶失之何況於治乎自是亟延耆老問之政術京官五品已上更宿中書內省每延與語詢訪外事務知百姓疾苦政教之得失焉丙子太子少保李劄進謁帝以其年老令左右扶之命與同坐訪以致治安民之道劄對曰伏見陛下德化天下既就昇平老臣愚淺誠無所及帝固問之因言曰假臣三兩日當更奏上

十二年九月帝顧謂侍臣曰帝王之業也草創與守文孰難司空房玄齡進對曰天地草昧群雄競起攻破乃平戰勝乃克由此言之草創為難至如守文唯在心耳若行善何難之云侍中魏徵又對曰帝王之起必承衰亂覆滅昏狡百姓樂推四海歸命天授人與讎為不難然既得之後志趣驕逸百姓樂靜而行役不休百姓凋殘而後務不息有國之弊常由是起以斯而言守文則難帝曰昔房玄齡從我定天下備常辛苦出萬死而遇一生所以見草創之難也魏徵日與我安天下慮生驕逸之端必陷危亡之地所以見守文之難也今草創之難既以往矣守文之難者當思與公等慎之玄齡等拜曰陛下發德音臣等不勝忻慶

十五年二月帝謂侍臣曰守天下難易魏徵曰甚難帝曰任賢能受諫諍即可何謂為難徵曰觀自古帝王在憂危之間則任

賢受諫及至安樂心懷寬怠恃安樂而欲寬怠言事者唯令兢懼安而能懼豈不為難

九月癸酉詔朝集使刺史以上升殿親問之曰卿等在州何以撫教定州刺史薛獻對曰老者國家所養臣每存恤之少者國家所養臣每勸戒之田疇雖荒漸加墾闢禮義既行產業咸振此皆稟之聖化非臣等之力帝曰如公之所奏足稱循良清淨為政朕所望於公等也

十月帝問時進魏徵曰朕為人主仰止前烈至於積德累仁豐功厚利四者帝王以為稱首朕皆庶幾勉之若不能自見不知於朕之身何等為優徵曰德仁功利陛下兼而有之然則內平禍亂外除戎狄是陛下之功安堵黎元各有生業是陛下之利

由此言之多耳

十六年八月丁酉帝謂侍臣曰當今國家何等最急各為我言之中書侍郎岑文本曰傳稱導之以德齊之以禮由斯而言禮也為急

高宗永徽五年四月帝問侍臣曰隋煬帝既昏且闇承文帝之後人心已定遂爾狼狽當時朝臣亦有諫不大尉無忌對曰當時亦有諫者煬帝不能用向楊州日有兩人諫並起極法帝又問曰三品已上亦有諫者不無忌對曰三品縱有諫諍外人多不能知蘇威獻五子之歌亦為極諫遂三業除名至如宇文述等既見寵佞拒諫末年全無敢言者化及反後殺虞世基裴蘊責其不諫蘊對化及曰公先人好佞故諫不行耳此是天將廢

隋長其為惡故不見以至於亡帝嗟嘆久之

顯慶元年四月帝謂侍臣曰馭下之道前王深以為難朕思育黎庶計古先帝王應有其要公等可思此術為我具論之中書令來濟封曰臣聞齊桓公出遊見一飢寒老人命食之老人曰請遺天下食公遺遺衣衣老人曰請遺天下衣桓公曰府庫有限安能周衣老人曰不然春不奪農時人即有食夏不奪蚕務人即足衣由此言之省其徭役人自安矣近者為山東役丁年別有數萬人將煩擾取庸顧人復恐非宜臣望量事遣之天下幸甚帝從之

三年十月帝因於古長安城邊覽問侍臣曰朕觀故城舊基宮室似與百姓雜居自秦漢已來幾代都此侍中許敬宗對曰秦都咸陽郭邑連跨渭水故云渭水貫都以象天河至漢惠帝始築此城其後符堅姚萇後周並都之帝又問昆明池是漢武帝何年中開鑿敬宗對曰武帝遣使通西南夷而為昆明滇池所開欵伐昆明國故因鎬之舊澤以穿池用習水戰元守三年事也帝因令敬宗與弘文學士具檢秦漢以來歷代宮室處所以奏其年代

麟德二年三月帝謂侍臣曰吾聞隋煬帝巡遊無度志在華侈不憂人力供頓之外獻食者多州縣官人更相誇尚所進之餘埋之於野此事虛實煬帝亦頗知乎許敬宗曰隋時李安期家有一孔雀卯遂貴買以充獻食自此競覓珍奇無所憂悵

咸亨三年四月帝問中書令閻立本黃門侍郎郝處俊伊尹負

鼎俎干湯應是補緝時政不鑄鼎所緣復在何國將為國之重器歷代傳寶立本以古義對

玄宗開元五年正月將幸東都而太廟屋壞帝召宋璟蘇頲問其故璟等奏言陛下三年之制未畢誠不可行幸且停幸東都帝又召姚崇問曰朕臨發京邑太廟無故摧壞恐神靈誠以東行不便邪崇對曰太廟殿本是符堅時所造隋文帝創立新都移宇文朝故殿造此廟國家又因隋舊制歲月滋深朽蠹而毀山有朽壞尚不免摧既以來枯木合時摧折偶遇行期相會不是緣行乃摧以臣愚見旧廟既朽爛不堪脩理望移神主於大極殿安置更改造新廟以申誠敬車駕依前徑發帝曰卿言正合朕意乃幸東都

天寶二年十一月天下諸州朝集使見於溫泉宮勅曰古者諸侯歲時朝覲將以陳其政理用申考績今卿等受委親人遠來會計經途冒涉並乎安好朕每憂勤念茲黎庶憫其徃來未皇流寓莫歸是以當宇興嘆中宵忘寢永言共理實冀分憂凡百姓及鰥寡孤獨并乏絕之戶征鎮之家尤可矜恤卿等此來若為存養今年稼穡大率少似不豐閭閻之間有貯積否至於百姓間事朕欲委屈盡聞慮卿等遠來疲勞卒難備對且聽尋親知績當序進以問風俗

代宗寶應元年十月元帥雍王帥師東討帝御延英殿大會南北軍諸將問以東征之事帝曰安不忘危前王所戒朕有不利卿等以為如何諸將咸曰睿謀先定軍必大捷帝曰逆豎負恩

棄義殘害生人宗廟之靈亦宜授首以朕薄德敢望殊勲所賴  
一二爪牙共成功業居安之慮祇畏良深卿等並蘊將畧豈無  
所見開府儀同三司管崇嗣進曰元帥親征迴紇助我保有萬  
勝願陛下勿以為憂帝曰是何言哉卿固未足以論右金吾大  
將軍薛景仙進曰臣素無策略儻或退衄臣願募勇士一二萬  
人推鋒先死耳帝曰忠壯之言也卿昔鳳翔之功何嘗一日忘  
之左金吾大將軍長孫全緒進曰陛下憂深謀遠詢于葛藟臣  
愚以為賊若出城交戰破之必矣若入河陽城不得與戰迴訖  
不曉攻城相持旬月則恐離貳頃先為之圖何者賊以受圍官  
軍且休養士卒張勢以守之勿與交鋒賊自然退陳留援絕河  
北氣沮乃分命光弼等軍南取汴州抱玉等軍往收河北不出  
旬日必捷書繼至是先斷其手足也然後縱間城中元惡之與  
脅從必相疑貳則殄滅之勢故可知也帝曰卿言甚善可條以  
進來故命潼關陝大等州軍戒嚴

德宗貞元中張建封為徐泗濠等州鄴度來朝京師時詔書矜  
免百姓諸色負欠錢物等帝以問建封奏曰凡逋欠錢物皆是  
累年積月無徵可收今雖下此詔百姓亦無裨益時河東鄴度  
李銳華州刺史盧徵皆中風疾口不能言足不能行但信左右  
胥吏以為政建封皆奏之帝嘉焉

憲宗元和二年七月謂宰臣曰當今政教所施何者為急李吉甫  
對曰為政所急諒非一端自非事舉其中固不可臻於至理  
然國以人為本親人之任莫先牧宰寔繫一方若庶察得人委

之案臨列郡承式政化自宣苟或非才為嘉實甚由是而言觀  
察刺史之任為切自昔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故得久於其  
事風化可成而末代命官多輕外任選授之際意存沙汰委以  
藩部自然非才刺史數廣益非選擇加以更代促遽人無安志  
迎送之費竭耗不供此最為弊聖慮所及實窮政本伏望慎守  
良制改革前失則四海蒙福人無苟且之心矣帝深然之

三年十一月帝問宰臣為理之要裴均對曰先正其心帝深然之  
六年三月帝謂宰臣曰為政寬急何先權德輿對曰聖王設刑  
法本以佐德化期於無刑仲尼有云政寬則人慢慢則繼之以  
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古  
人有云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聖賢折

獄衆疑之罪與五刑之疑皆赦是以有流宥之典有今贖之制  
所遺導德齊禮不務威刑秦任法律視人如草芥趙高傳胡亥  
教以刑法不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即位未幾天下大潰漢興  
高祖除秦苛法與人約法三章文景二帝恭儉愛人如蠲去肉  
刑惻隱之教洽于人心當時風俗敦朴公卿恥言人過刑獄衰  
息國家自高祖革隋以寬代雷及太宗文皇帝大聖至仁見明  
堂圖始禁鞭笞之制列聖承遵德厚成俗是以雖天寶季年大  
盜連起以及建中河朔勃亂皆坐自擒滅人心歸於本朝此誠  
厚下感息之所致也帝曰朕嘗讀貞觀政要見太宗文皇帝立  
言行事動本至仁當時四海悅戴以致升平後代雖有拒命之  
臣不能動衆實寬仁所致誠符公等之言也此既為政大本當

與公等同心務之德輿等拜賀而出

七年二月癸巳帝謂宰相曰卜筮之事聖賢亦固言之然當時習者或中或否聞近俗尤崇此術何也李絳對曰臣聞古先聖王設卜筮者蓋以畏天命不敢專是以將有為有行或有大疑必先謀及於心及鄉士及庶人然後卜筮五者皆從謂之大同三從二逆亦可興事蓋以參考天人用彰大順又擇聰明精爽不貳以典司之今著龜必以誠既得象又究以極數叅諸人事然後能中故卜筮可以示人下可以助於教虞書所謂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叶從明先誠也春秋左氏傳述穆姜將之東宮史卜之曰吉姜自諗之日凶竟如其言實不與兆協也語曰人而無常不可以作巫醫詩云我龜既厭不敢告猶

明黷神也必卜至誠應順之事而聰明精微者執之然後能至焉末俗浮為幸以徼福正行慮危邪謀覲勝持疑昏惑謂小數能決之而愚夫愚婦假時日鬼神者欲利詐欺叅之見聞用以刺射之近其事舉衆神而異之由是風俗近巫流蕩忘返此誠弊俗也聖旨所及實辦邪源但存而不論弊斯息矣且傳曰吉凶由人書曰順迪吉從逆凶如影響又曰天道福善禍淫易曰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視履考祥休咎可知矣豈俟愚人小數欺誕之說以期無妄之福乎上深然其言九年九月己亥帝謂宰臣曰朕頃在藩邸嘗見侍讀言及建中歲朱泚盜據宮闕德宗皇帝播遷梁漢累月艱危奎輿乃復每用追憤至今不忘然未言賊臣兆亂之由卿等詳記之否李吉

甫對曰德宗皇帝建中之初躬行慈儉首任崔祐甫為宰相推誠託付動遵正道損乘輿車服減太官常膳罷竒巧鷹犬之貢外國獻馴象以為勞費傷物之性放之於江澤聽覽萬機孜孜不怠於時四方企望至理及祐甫歿而繼其任者或非其人忠諍不聞小人乘間邀功求便以苟媚當時以為河朔未賓宜用力取耳言先入主聽致惑是時李希烈物力已耗趙贊司國計纖瑣刻急曾無遠慮以為國用不足宜賦取於下以資軍蓄與諫官陳京等更陳計策贊請稅京師居人室宅據其間架差等計入陳京又請籍列肆商賈資產以分数借之宰相同為欺罔遂行其計及詔出之後中外沸騰人懷怨誹時又配王公已下及常在方鎮之家出家僮及馬以助征行公私囂然矣朱泚前自范陽入覲已嘗歷隴州節度統卒備邊此際初罷鎮在京素蓄姦謀又窺時病建中四年十月招徵涇原兵數千東討希烈使姚命言主之軍次涇川有司供億當肉食皆給蔬菜兵士素憚東征又怨刻薄遂偶語竊忿漸至喧呼令言號令止之衆又不聽遂彎弓射令言不中會言馳入告變而亂軍遂斬關鼓譟入城德宗聞難作遽以數百騎與順宗西趣奉天京師震駭而亂軍迎泚稱尊號公卿已下狼狽奔赴行在為賊屠戮或累日不食既達奉天賊泚遂自寇縣城雲梯地道百端競作賴渾瑊為將設拒而李懷光自河朔擁兵數萬來援賊乃解圍而懷光又以勢逼自疑旅肆醜言德宗懼其與賊通謀一夕赴梁漢以深阻自固明年五月李晟自渭橋收京師輿駕乃旋山東諸將

聞京師亂各還軍而希烈益熾懷光又據河中叛歲餘乃剪滅于時天下至危畧無寧處因之蠱蝗為災斗米至一千二百錢人或相食饑旱之災於此為甚德宗乃下哀痛之詔責躬諭衆人心稍安徵其亂階實由輕用兵又信小人剝下之言以至危害古人譬兵猶於火不戢自焚又曰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使之為國家災害並至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誠以其為上歛怨也陛下為理勵精深究理道追念前朝之失用為元龜居安思危實天下幸甚帝嗟嘆數四稱陳京趙贊為賊臣者久之

十一年正月以淮西久宿兵詔宰臣集百僚議今用兵已久利害相半不知進兵攻討退兵固守至於赦宥合有良規直言可行不必引古亦欲觀卿士才用宜各具議狀以聞

十三年六月甲寅集文武百僚于中書勅李師道潛包逆心偽陳誠懇緣自淮西甲兵已後僂疊屢起累有疏陳請擒兇逆陰通信使致帛書又逆黨訾嘉珍等翻聚兇徒謀燒洛邑中使李重秀宣諭到本道又縱官健凌暴况又聞去年六月傷害宰輔之事端本實啓潛謀凡此罪名皆當不捨師道自知過咎難掩群言累遣崔丞寵王玄同將表請令長子入侍兼獻沂密海三州今忽翻然盡變前意應所陳列無非妄言其師道并軍將徒兒表共三道語頗悖慢且出宣示遂命百僚議可征可捨以聞

十四年三月帝謂宰臣曰聽受之間大是難事推誠選任謂所

委者必合悉心及至臨事亦聞皆有頗曲朕臨御已來歲月漸  
久雖不明不敏然見物理漸詳每欲於事察審比令學士編錄  
古今疑謗相類者成一書昨已頗閱見曖昧似是之事頗為鑒  
戒崔群等奏曰無情曲直辨之實難孔子所謂衆好之衆惡之  
必察焉誠以巧言沒潤微昧難覺故古之鞠獄皆五聽三訊慮  
其寃誣擇賢任之嚴法斷之使人務誠直理歸公正則亦何由  
致蔽偽也陛下覽古今感聽之說以廣聰明鑒往慎來實天下  
幸甚

穆宗長慶元年正月帝饗太廟禮畢復齋於郊壇行宮出朱雀  
門命宰臣行馳道中以備顧問

八月帝謂宰臣曰國家貞觀中致禮和平蓋太宗文皇帝躬行  
至德以啓王業及至開元累有內難玄宗臨御復興不易而一  
朝聲名最盛歷年最久何以致之也崔植對曰前代創業之君  
多起自人間知百姓疾苦初致丕業皆能勵精太宗皇帝又特  
稟上聖之資同符堯舜是以貞觀一朝四海寧泰又有房玄齡  
杜如晦魏徵王珪之比為輔佐股肱動得直言事無不理主聖  
臣賢固當如此玄宗雖守文繼體常經天后朝危懼久遭艱危  
開元初得宋璟姚崇委之為政此二人皆上材正直動必推公  
又每盡忠言致君於道璟自寫尚書無逸一篇為圖以獻玄宗  
置之內殿出入觀省咸記在心每嘆古人至言後代莫及故任  
賢戒慾朝夕孜孜開元之末因無逸圖損壞始以山水圖代之  
自後既無座右箴規又姦臣用事希息養育訖于天寶實兆亂

萌建中初德宗皇帝嘗問先臣開元天寶間事先臣具以此事  
陳奏臣在童兆郎聞其說信知古人以常弦作戒其益弘多陛  
下既留神思理伏望亦以無逸為元龜則天下幸甚帝深善其  
言

十一月帝問宰臣曰前史稱漢文帝惜十家之產而罷露臺又  
云身衣弋絺履革舄集上書囊以為殿帷何太儉也信有此乎  
崔植對曰良史所記必非妄言漢興承亡秦暴酷之後項氏戰  
爭之餘海內彫屈生人勞疲漢文仁明之主起自代邸知稼穡  
之艱難是以即位之後躬行儉約繼以景帝亦遵此風由是海  
內之人樂其生家給戶足迨至武帝公私殷富用能出師征伐  
威行四方錢至貫朽粟至紅腐上下侈靡資用復竭末年稅及  
舟車六畜人不聊生戶口減半乃下哀痛之詔封丞相為富民  
侯史皆記之固是實事且耕蚕之勤出自人力用之無節何由  
以至富彊據武帝嗣位之初物力豐殷前代無比固當因文帝  
儉約之致也帝曰卿言善但患行之為難能耳

二年帝謂兵部侍郎薛放曰為學經史何先放對曰經者古先  
聖人至言多仲尼所發明皆天人之極致誠萬代不刊之典也  
史則歷記成敗雜書善惡各錄當時之事亦足鑒其興亡然得  
失相叅是非無所准的固不可以六籍為比倫也帝曰六經所  
尚不一志學之士白首不能盡通如何得其要乎對曰論語者  
六經之華孝經者人倫之本窮理之要真可為聖人至言是以  
漢朝論語首列學官光武令虎賁之士皆習孝經玄宗嘗親為

孝經注解皆使當時大理四海乂安蓋人知孝慈氣感和樂之所致也帝曰聖人謂孝經為至德要道其信然矣

文宗即位召見太子太傅趙宗儒訪以理道對曰堯舜之化慈儉而已願陛下守而勿失帝嘉納之

開成元年五月乙卯帝御紫宸殿問宰臣曰為政之道自古所難李石對曰朝廷法令行即理臣聞文王陟降在上陛下推赤誠上達于天何憂不理帝曰至理由人為復由時李固言對曰陛下求理之心天所降也行之為人即為時運鄭覃曰由聖帝由忠臣是皆由人石曰亦由時運且九廟聖靈鍾德於陛下乃時也陛下行己之道則是由人若言盡由人則前代帝王甚有德行者當亂離不可制止之時又焉得不由運帝然之

二年二月帝御紫宸殿謂宰臣鄭覃李固言李石曰順宗實錄似未詳實史官韓愈不是當時屈人否石曰韓愈貞元末為四門博士帝曰司馬遷與任安書全是怨望所以漢武本記事多不實覃曰漢武中年後大發戎馬拓土開邊生人耗竭饑饉不給本紀所述亦非過言石曰史筆不直率多無後鄭覃所陳志在譏諫於陛下究竟盛德故言漢武不屈帝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此誠可為戒覃因曰伏知陛下夜觀書無不該涉然經典要切不過一二百言聖意所存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此四句實寢食佩服固言曰聖人為理兢兢業業而已帝曰聞外郡其有無政處鄉亦知否固言曰臣見說鄧州王堪衰耄頗甚隨州鄭襄亦無政術帝曰王堪豈不是貞元中御史否時三院御史

只此一人猶在又問唐州是趙蕃否宰臣皆曰是覃曰王堪臣見是舊人舉為刺史鄭襄比來守官亦無敗事若言外郡不理臣亦更有所聞事未詳審不敢詣說宰相退召起居張次宗問刺史次宗曰王堪實衰老恐須與替御史中丞狄兼謩奏本司事帝亦以三郡訪之兼謩曰王堪比亦廉直但老以及之鄧州疆土闊館驛多須有才力方可集事又數道防秋兵露出鄭州饋餉之繫不供足懼唐州趙藩未聞有過隨州鄭襄臣素不識又問鄭州有何土產對曰所出止於麤紬絹與三數種藥列在貢籍至如南都賦穰橙鄧橘亦無其實蓋以兼謩嘗為鄧州刺史也京兆尹歸融謝賜府司錢五萬貫又奏所賜錢半充司農寺菜價訖帝因問融曰蔬糲糲字有賴音乎融曰有賴音又問糲當時極粗飯否融曰此蓋近於脫粟

三年十一月癸酉帝御紫宸殿問宰臣曰天寶後事實不可當時姚宋在否李珣曰此時已罷珣又曰玄宗謂群臣曰我自即位不曾枉誅一人不知任林甫破人家不少陳夷行曰陛下不可移權與人多時楊嗣復曰夷行此言未了并感陛下頃太宗用房玄齡十六年魏徵十五年何嘗有變臣以為用房魏多時不為不理用邪佞一日不可耳

四年閏正月戊申閣內帝問宰臣曰人言讖詞豈實有乎嗣復曰光武好讖多以讖決事於是讖書大行為後代笑班叔皮著王命論以止庸妄亂姦者之心李珣曰喪亂之時佐命者務稱符命致理之代只合推諸人事帝深然之

二月丁卯帝於紫宸殿問宰臣曰南朝唯以寫經造佛為功德此豈謂功德耶楊嗣復曰古稱博濟生人謂之功布澤無私謂之德彼豈足稱功德哉鄭覃曰功德莫大於濟生人帝曰功濟生人德及後嗣宜哉

四月帝於紫宸殿謂宰臣曰夫後朝用人自布衣便與宰相當時還得力否嗣復曰天后與今日事異深行刑辟輕用官爵乃自圖之計再若歷試方見其用當艱難之事則要拔擢今既無事且循資級古人云三綱失序拔士為相四夷交侵拔卒為將此蓋不得已之事非理平之事

六月帝問宰臣左丞常溫不許郎官姚勗赴上如何楊嗣復曰常溫志在銓擇清流姚勗亦不聞有缺落事行自殿中授職監鐵判官帝曰元宗之系復有公才今乃獎之如有公才即不為清流恐無人作官似敦畱之風嗣復又曰使府判官今人數猥多徒有靡費臣欲條疏帝曰莫限及才人否嗣復曰有才人自別但澄去滓弊者菁華自出帝曰蕭復為相難言者必言貞元之賢相也卿其志之

宣宗雅好儒術每小殿與朝士從容未嘗不論及前代興亡後唐明宗天成三年十一月帝顧侍臣而言曰自古鐵券其事如何趙鳳對曰此則帝王誓文賜其子子孫孫長享爵祿帝曰先朝所賜惟三人爾崇韜繼息尋皆滅族朕之危疑事慮朝夕嗟嘆久之趙鳳曰帝王執信故知不必銘金鏤石帝曰敢不深戒

四年七月帝御中興殿對宰臣等帝問馮道曰外邊有何事道曰無事帝曰何云無事道曰政平訟理人安歲稔故無事八月帝御中興殿宰臣論時政何者為切馮道對曰務惜生靈為切臣記近代嗣人為古調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救得眼前瘡剜却心頭肉我願君王心化作光明燭不照綺羅筵偏照逃亡屋此詩義雖淺規諫道深臣諷誦之實覺有理帝深納之

九月帝御中興殿顧謂宰臣曰時事近日何如馮道奏曰臣省事已來無歲不聞戰伐蓋政令不一王綱弛紊伏自陛下纂隆五載服之以武威懷之以文德任賢不貳去邪不疑天下歸心人知恥格近歲已來可謂無事趙鳳進曰詩云靡不有初鮮克

有終願陛下常以此道始終則運祚無窮矣

長興三年二月帝顧謂宰臣曰近日時事何如馮道對曰京城人戶轉多時物至賤前代或移徙戶口以實京師今不假如此聖德所感也

廢帝在位尤好咨詢乃詔宣徽使李專美端明殿學士李崧呂琦樞密直學士薛文遇天文趙延又等更直於中興殿庭設窮廬每至宵分與之評議

漢高祖天福十二年十月帝北巡幸蘧伯玉廟駐蹕賜臣寮酒帝曰朕早聞蘧伯玉知非之名何以立廟於此宰臣對曰此地古衛國蒲城伯玉則蒲人也少有名德為鄉里所稱其君靈公感於夫人南子蔽於宮官雍渠賢者罕獲其用大夫史魚疾亟

戒其子曰我知蘧伯玉賢而不能舉於國為罪人也若死君必親弔當為我陳屍於庭具而言之冀其信我而用伯玉也靈公尋擢為大夫國由是理故魯仲尼兩入衛以伯玉為主人伯玉死里人思之故為設祠其後載於祀典因而不絕帝聞之感嘆者再三

周世宗顯德二年四月臨軒顧謂宰臣曰朕聽政之餘思政教未敷區宇未混中宵輟寐若納于隍竊觀歷代君臣治國家臨下事上之道深為不易又念自唐晉失德之後亂臣黠虜僭竊暴慢者多今中夏雖漸小康吳蜀亟并尚未平蕩聲教有限朕實疚懷宜諭臣僚各述論策宜尊經濟之畧副予求賢致理之志也於是命翰林承旨徐台符已下二十餘人各撰為君難為

臣不易論平邊策各一首以進帝皆親覽焉其平邊策率皆以脩文德來遠人為意唯翰林學士陶穀竇儀御史中丞楊昭儉比部郎中王朴等四人即以江淮封境密邇我疆請用師以取之帝自高平克捷之後常訓兵講武思混一天下及覽其策欣然聽納繇是圖南之志益堅矣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一百五

帝王部一百五

惠民

禮曰行慶施惠下及兆人又曰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賑乏絕  
易稱振民育德仲尼云博施於民必也聖乎皆惠愛之謂也王  
洽無垠天災流行動必軫慮人殃於疫時予之辜所以廢苑囿  
假池節貨種食以賜鰥寡給公田而止流亡以致減服御損郎  
吏罷魚龍狗馬之戲開山澤陂湖之利均輸課役以勤勞來底  
慎財賦以濟困窮離惕爾士矜恤是加則太上所謂聖人無常  
心以百姓心為心者斯可見矣

漢高祖二年十一月詔故秦苑園池令民得田之

文帝元年三月詔曰方春時和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

吾百姓鰥寡孤獨困窮之人或阡於死亡近音屋檐之檐而莫

之省憂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

後六年四月令諸侯無入貢弛山澤減諸御服損郎吏負發倉

庾以振民

武帝建元元年七月罷苑馬臣賜貧民養馬之苑舊禁百姓不得芻牧采樵今罷之

元狩三年秋舉吏民能假貸貧民者以名聞減隴西北地上郡

戍卒半是年山東被水災民多飢乏於是天子遣使虛郡國倉

廩以振貧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假貸尚不能相救廼徙貧民

於關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秦始皇遣蒙恬攘卻匈奴得其河南造陽之北千里地甚女於

是為築城郭徙民充之民名曰新秦四方雜錯奢儉不同今俗名新富貴者為新秦由是名也七十餘萬口衣

食皆仰給於縣官數歲貸於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費

以億計縣官大空

元鼎二年四月山東被河災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二三

千里天子憐之令飢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留留處流謂恣其行者移若水

之流至所在有欲住者亦流而處也使者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振焉

昭帝始元二年二月遣使者賑貸貧民毋種食者

元鳳三年罷中牟苑賦貧民

宣帝本始四年正月詔曰蓋聞農者國家之本也今歲不登已

遣使者賑貸貧乏其令太官損膳省宰樂府減樂人使歸就農

業丞相已下至都官令丞上書入穀輸長安倉助貸貧民民以

車舡載穀入關者得毋用傳

地節元年三月假郡國貧民田

三年池沼籩未御幸者假與貧民郡國宮館勿復脩治流民還

歸者假公田貸種食且勿美事不出笑賦及給徭役

元帝初元元年三月詔三輔太常郡國公田及苑可省者振業

貧民振起之令有作業

四月詔江海陂湖園池屬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賦

九月關東郡國十一大水飢或人相食轉傍郡錢穀以相救

二年三月詔罷黃門乘輿狗馬黃門近署也故水衡禁園宜春

下苑宜春下苑即京城東南隅曲池是少府飲飛外池漢儀注飲飛見增繳以射鳧鴈給祭祀是故有

池嚴籩池田嚴籩射苑也池也假與貧民

五年四月罷角抵上林宮館希御幸者齊三服官齊國舊有三服之官春秋

冠績縱為首服純素為冬服輕綃為夏服北假官田匈奴傳秦

凡三縱即今方首紫也純素今之綃也北假官田始皇渡河

據陽山北假中王莽傳五原監鐵官常平倉倉貨志元帝即位

十一尤甚二年齊地飢穀石二百餘民多飢死瑯邪郡人相食在位諸儒多言監鐵官及北官假田常平倉可罷毋與民爭利

帝從其議皆罷之成帝河平四年三月遣光祿大夫博士嘉等十一人行舉瀕河

之郡瀕水匡也瀕水所毀傷困乏不能自存者財賑貸財與裁

其等差而振貸之同謂最

鴻嘉三年秋渤海清河信都河水溢溢灌縣邑三十一敗官亭

民舍四萬餘所蒲昌師丹等數言百姓可哀帝數遣使者處業

振贍之

平帝元始二年四月郡國大旱蝗青州尤甚民流亡安漢公四

輔三公卿大夫吏民為百姓困乏獻其田宅者二百三十人王莽

為太傅孔光為太師王舜為太保甄封為少傅是為四以口賦  
輔莽復兼大司馬馬宮為司徒王崇為司空是為三公

貧民計口而給其田宅

後漢明帝永平五年發遣邊人在內郡者賜裝錢人二萬

九年四月詔郡國公以公田賜貧人各有差

章帝以永平十八年八月即位是年牛疫京師及三州大旱詔

勿收兗豫徐州田租芻橐其以見穀賑給貧人

建初元年七月辛亥詔以上林池籩田賦與貧人

和帝永元五年二月戊戌詔有司省減內外廐及涼州諸苑馬

自京師離宮果園上林廣成園悉以假貧民恣得采捕不收其

稅

三月庚寅遣使者分行貧民舉實流冗冗散也流者舉按其寔而給之開倉賑

廩三十餘郡

九月詔其有陂池令得採取勿收假稅二歲假猶租貸

六年二月乙未遣謁者分行廩貸三河兗冀諸州貧民

三月庚寅詔流民所過郡國皆實廩之

八年四月詔賑貸并州四郡貧民

九年六月蝗旱戊辰詔山林饒利陂池漁採以贍元元勿收假

稅

十一年二月遣使循行郡國廩貸被災害不能自存者令得漁

采山林池澤不收假稅

十二年二月詔貸被災諸郡民種糧賜下貧鰥寡孤獨不能自  
存者及郡國流民聽入陂池漁採以助蔬食

閏四月賑貸敦煌張掖五原民下貧者穀六月舞陽大水賜被  
水災尤貧者穀人三斛

十三年二月丙午賑貸張掖居延朔方日南貧民及孤寡羸弱  
不能自存者

八月詔象林民失農桑業者賑貸種糧廩賜下民穀食

十四年三月庚寅賑貸張掖居延敦煌五原漢陽會稽流民

十五年三月詔廩貸潁川汝南陳留江夏梁國敦煌貧民

六月詔令百姓鰥寡漁採陂池勿收假稅二歲

十六年正月乙卯詔貧民有田業而以匱乏不能自農者貸種

糧

四月遣三府掾分行兗豫徐冀四州貧無以耕者為顧黎牛

安帝延平元年九月六州大水遣謁者分行虛實舉災害賑乏

絕

十月四州大水雨雹詔以宿麥不下賑賜貧人

永初元年正月廩司隸兗豫徐冀并州貧民

司隸領河南河內河東引農都於洛

陽魏未因為司州

二月丙午以廣成游獵地

廣成苑名在汝州西

及被災郡國公田假與貧民

九月癸酉調揚州五郡租米

五郡謂九江丹陽廬江吳郡豫章也揚州領六郡會稽最遠故不調

也贍給東郡濟陰陳留梁國下邳山陽

二年正月廩河南下邳東萊河內貧民

二月乙卯遣光祿大夫樊準呂倉分行冀兗二州廩貸流民

十月庚寅廩濟陰山陽玄菟貧民

十二月辛卯廩東郡鉅鹿廣陽安定襄沛國貧民

三年三月癸巳詔以鴻池假與貧民

鴻池在洛陽東十里假借池今得漁采其中

四月己巳詔上林廣成苑可懇闕者賦與貧民

四年正月丁卯廩上郡貧民各有差

二月丁巳廩九江貧民

六年九月調零陵桂陽丹陽豫章會稽租米賑給南陽廣陵下

邳彭城山陽廬江九江飢民

元初二年正月詔廩三輔及并陽六郡流冗貧人

五年三月京師及郡國五旱詔廩遭漢貧人

順帝永建二年二月詔廩貸荆豫兗冀四州流冗貧人所在安業之

三年四月癸卯遣光祿大夫案行漢陽及河內魏郡陳留東郡廩貸貧人

陽嘉元年二月丁巳詔廩并陵貧人大小口名有差戊辰以冀部比年水潦民倉不贍詔案行廩貸勸農工振乏絕

三月庚寅大赦廩冀州尤貧民

二年二月甲申詔以吳郡會稽飢荒貸人種糧

桓帝建和元年二月荆陽二州人多餓死遣四府掾分行賑給永興元年七月郡國三十三蝗河水溢百姓飢流冗道路至有

數十萬戶冀州尤甚詔在所振給乏絕安慰居業

永壽元年二月司隸冀州司隸州洛陽也飢人相食勅州郡賑給貧弱

若王侯吏民有積穀者一切二十分之三以助廩貸其百姓吏民

者以見錢顧直顧猶酬也王侯須新租乃償須待也

延嘉九年三月司隸豫州飢死者十四五至有減戶者遣三府

掾賑貸之

永康元年八月六州大水渤海海溢詔州郡其亡失穀食廩人

三斛

獻帝興平元年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一斛二十萬人相食啖白

骨委積帝使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為饑人作糜粥經曰而

死者無降帝疑賦卹有虛乃親於御座前量試作糜乃知非實

袁宏紀日時勅侍中劉艾取米豆五升於御前作糜得滿三使孟於是手詔尚書曰米豆五升得糜四孟而人委傾何也

侍中劉艾出讓有司於是尚書令以下皆詣省閣謝奏收侯汶

考實詔曰未忍致汶於理可杖五十自是之後多得全濟

魏文帝初嗣位以漢延康元年二月下令曰池苑所以御災荒

也設禁非所以便民除其池籞之禁

黃初三年七月冀州大蝗民飢使尚書枉畿持節開倉廩以賑

之

五年以冀州飢遣使開倉廩賑之

明帝景初元年九月冀兗徐豫四州民遇水遣侍御史循行沒

溺死亡及失財產者在所開倉賑救之

晉武帝太始四年九月青徐兗豫四州大水伊洛合溢於河開

倉以賑之

六年七月以隴右五郡遇寇害不能自存者廩貸之

咸寧三年九月兗豫徐青荆益梁七州大傷秋稼詔賑給之

惠帝元康五年荆揚兗豫徐青等州大水詔遣御史巡行賑貸  
八年正月詔發倉廩賑雍州飢人

元帝太興元年十二月江東三郡飢遣使賑給之

二年三吳大饑帝時使黃門侍郎虞驤桓彝開倉廩賑給

成帝咸康元年二月揚州諸郡饑遣使賑給

二年七月揚州會稽饑開倉賑給

孝武帝以咸康二年七月即位是歲三吳大旱人多餓死詔所  
在賑給

太元十九年七月荆徐二州大水傷秋稼遣使賑卹之

安帝義熙九年四月罷臨沂湖熟皇后脂澤田四十頃以賜貧  
人弛湖池之禁

後魏明元神瑞二年十月詔曰古人有言百姓足則君有餘未  
有民富而國貧者也頃者已來頻遇霜旱年穀不登百姓饑寒  
不能自存者甚衆其出布帛倉穀以濟貧窮

泰常一年十月以歲饑詔所在開倉賑給

太武以泰常八年十一月即位開倉庫賑窮乏河南流民相率  
內屬者甚衆

神龜四年二月定州民饑詔啓倉以賑之

太平真君元年州鎮十五民饑詔開倉賑卹

九年二月以山東人饑詔開倉賑之

文成興定元年十二月癸亥詔以營州蝗開倉賑卹

太安三年十二月以州鎮五蝗民饑使使者開倉以賑之

五年十二月詔曰朕承洪業統御郡國思恢政化以齊兆民故薄賦歛以實其財輕徭役以紓其力欲令百姓脩業人不乏匱

而六鎮雲中高平二雍秦州偏遇災旱年穀不收其遺開倉廩以賑之有流徙者喻還桑梓欲市糴地界為開傍郡通其交易之路若典司之官分賦不均使上息不達於下下民不贍於時

加以重罪無有攸縱

和平五年二月詔以州郡十四去歲蠱水開倉賑恤

獻文太安元年州鎮十一旱民饑開倉賑卹之

皇興元年九月詔賜六鎮貧人布三疋

二年十一月以州鎮二十七水旱開倉賑卹

四年正月詔州郡十一民饑開倉賑恤

十一月詔弛山澤禁

孝文延興二年六月安州民遇水雹馬租賑恤

九月己酉詔以州郡十一水馬民田租開倉賑恤

二年三月壬午詔諸倉屯穀麥充積者出賜貧民

十二月庚戌詔開外苑園聽民樵採是歲州郡十一水旱馬民

田租開倉賑恤

四年州郡十三大饑馬民田租開倉賑之

太和元年正月雲中饑開倉賑卹

十二月州郡八水旱蝗民饑詔開倉賑恤

二年十二月州郡二十餘水旱民饑開倉賑恤

三年六月辛未以雍州民飢開倉賑恤

四年四月甲申賜天下貧民一戶之內無雜財穀帛者廩一年是歲詔以州郡十八水旱民饑開倉賑恤

五年十二月癸巳詔以州鎮十二民饑開倉賑恤

六年八月癸未朔分遣大使巡行天下遭水之處丐其租賦貧儉不能自存者賜以粟帛庚子罷出禁澤

七年三月甲戌以冀定二州民饑詔郡縣為粥於路以食之又弛關津之禁任其去來

六月定州上言為粥所活九十四萬七千餘口

九月冀州上言為粥給饑民所活七十五萬一千七百餘口

十二月庚午開林慮山禁與民共之詔以州鎮十三民饑開倉賑恤

八年十二月詔以州鎮十五水旱民饑遣使者循行問所疾苦開倉賑恤

十年十二月乙酉詔以汝南潁川大饑丐民田租開倉賑恤

十一年二月甲子詔以肆州之鴈門及代郡民饑開倉賑恤

六月己丑詔曰今年穀不登聽民出關就食遣使者造籍分遣去番所在開倉賑恤

八月辛巳罷山北苑以其地賜貧民是年大旱京都民饑加以牛疫公私闕乏時有以馬騾及橐駝供駕輓耕載詔聽民就豐

行者十五六道給糧廩至所在三長贍養之臣欽若等曰若今里正材正也遣使者時省察焉留業者皆令主司審覈開倉賑貸其有特省不自存者悉撿集為粥於街衢以救其困

十二年十一月詔以雍豫二州民饑開倉賑恤

十三年四月州鎮十五大饑詔所在開倉賑恤

二十年十二月甲子以西北州郡旱儉遣侍臣巡察開倉賑恤乙丑開鹽池之禁與民共之

二十一年四月帝幸長安遣侍臣分省縣邑賑賜穀帛

宣武以太和二十三年四月即位是年州鎮十八水民饑分遣使者開倉賑恤

景明元年五月北鎮大饑遣兼侍中楊播巡撫鎮恤是歲十七

州大饑分遣使者開倉賑恤

正始三年四月罷鹽池禁

四年八月熉蝗民饑開倉賑給

九月司州民饑開倉賑恤

永平元年三月丙午以去年旱歉遣使者所在賑恤

二年四月詔以武川鎮饑開倉賑恤

三年五月詔以冀定二州旱歉開倉賑恤

四年二月詔青齊徐兗四州民饑其遣使賑恤

延昌元年正月以頻年水旱百姓饑弊分遣使者開倉賑恤

三月州郡十一大水詔開倉賑恤又以京師穀貴出倉粟八萬石以賑貧者

四月詔河北就民穀燕鎮二州又詔饑民就穀六鎮  
五月詔天下有粟之家供年之外悉貸貧民

六月詔出太倉粟五十萬以賑京師及州郡饑民

二年二月賑恤京師貧民又以六鎮大饑開倉賑贍

閏二月以苑收之地賜貸還民無田者

四月以絹十五萬足賑恤河南郡饑民

六月青州民饑詔使者開倉賑恤

三年四月青州民饑開倉賑恤

孝明熙平元年四月瀛州民饑開倉賑恤

二年十月庚寅以幽冀滄瀛四州大饑遣尚書長孫權兼尚書

鄧羨元纂等巡撫百姓開倉賑恤

十月戊戌以光州饑弊遣賑恤

神龜元年正月幽州大饑民死者三千七百九十九人詔刺史

趙邕開倉賑恤

閏七月開鎮州銀山之禁與民共之

二年七月詔曰在蠢肆暴陵竊比豕雖軍威時接賊徒懾遁然

獯鬻所過多罹其禍言念斯弊有軫深懷可勅北道行臺遣使

巡檢遭寇之處饑餒不立者厚加賑恤務令存濟

後周閔帝元年三月壬子詔曰浙州去歲不登厥民饑饉朕用

愍焉其遣巡檢有窮餒者並加賑恤

武帝建德四年岐寧二州民饑開倉賑給

靜帝以大象二年五月即位六月罷諸魚池及山澤公禁者與

百姓共之

隋高帝開皇元年以官牛五千頭分賜貧人

五年八月河南諸州水遣民部尚書邳國公蘇威賑給之

六年二月山南荆浙七州饑遣前工部尚書長孫毗賑給之

八年八月河北諸州饑吏部尚書蘇威賑恤之

十八年以山東頻年霜雨祀宋陳亮曹載譙等諸州遠於滄海皆困水災所在沉溺帝遣使將水工巡行川源相尋視高下發隨近丁以蔬導之困乏者開倉賑給前後用穀五千餘萬石遭水之處租調皆免自是頻有年矣

仁壽二年河南北諸州大水遣工部尚書楊達賑恤之

唐高武德元年十二月開倉以賑貧之

二年閏二月出庫物三萬段以賑窮乏

七年關內河東諸軍旱遣使賑給之

太宗貞觀元年夏山東諸州大旱詔所在賑恤之

二年正月遣使賑窮乏

三月己未遣中書侍郎溫彥博往山東賑恤窮乏

三年四月詔逃戶初遷交無糧貯州縣長官量加賑恤是年秋

且譙鄆泗沂徐濠蘇隴等九州水德載廓三州蝗六輔之地及

綿始利三州旱北邊諸州霜並遣使賑恤

四年十二月甲辰臘帝狩於鹿苑見野人多藍縷遣侍中王珪賑賜貧人焉

七年六月甲子澇溢決於洋州壞人廬舍遣諫議大夫孫伏伽

賑恤之是年山東河南之地四十餘州水遣使賑恤之

九年秋關東劔南之地二十四州旱分遣使賑恤之

十年關東及淮海之地二十八州水遣使賑恤之

十一年七月詔以來水災其洛州諸縣百姓漂失資產絕乏糧

食者宜令使人與之相知量以義倉賑給布告天下使明知朕

意庚子賜遣水旱之家帛十五疋半毀者八疋是月廢明德宮

之玄圃院分給河南洛陽遭水者

九月丁亥黃河泛溢毀河陽中軍帝幸白司馬以觀河溢河陽

縣沿河居人被流漂者賜粟帛有差

十二年吳楚巴蜀之地二十六州旱遣使賑恤之

十五年二月建州言去秋鼠災損稼發義倉賑之

三月罷襄城宮分賜百姓

十七年七月汝州旱開倉賑給

十八年二月己酉幸靈口材落副側問其受田丁三十畝遂夜

分而寢憂其不給詔雍州錄尤少田者並給復移之於寬鄉

九月穀襄豫荆徐梓忠綿宋毫十州言大水並以義倉賑之

十九年正月易州言去秋水害稼開義倉賑給之

二十年正月泌州言去歲水傷稼詔令賑給

二十一年七月易州水詔令賑給

八月冀易幽瀛常豫荆趙八州大水遣屯田員外韓贍等分行

所損各加賑恤是月萊州螟發倉以賑貧乏

十月絳陝二州旱詔令賑貸湖州給貸種食

十一月夔州旱渝州言鼠害秋稼並詔賑恤

十二月蒲州旱渠州蝗及鼠害秋稼並加賑恤

二十二年正月詔建州去秋蝗以義倉賑貸

二月詔泉州去秋蝗及海水泛溢開義倉賑貸是歲瀘州交州  
越州渝州徐州水戎州鼠害稼開州萬州旱通州秋蝗損稼並  
賑貸種食

高宗永徽二年正月詔曰朕寅畏三靈憂勤萬類分宵軫慮省  
咎忘滄跡在廟廊心遍天下懼八政之或舛憂一物之未安欲  
使菽粟積於京坻禮讓興於萌倍而德不被遠誠未動天政道  
有虧咎徵斯應去歲三輔之地頗弊蝗螟天下諸州或遭水旱  
百姓之間致有罄乏此由朕之不德兆庶何辜今歲肇春東

作方始糧廩或窘事資賑給其遭虫水處量以正義倉賑貸貧  
乏雍同二州各遣郎中一人充使巡問務盡哀矜之旨副朕繼  
綣之心

八月廢玉華殿以為佛寺苑內及諸曹司舊是百姓田宅並還  
居人四五百家遣負外郎一人巡行賑給

六月河南河北十七州大水漂流居人害苗稼遣郎中一人巡  
行賑給

二年六月遣使賑貸河北遭水之家

十二月以河北諸州遭水人多阻饑令侍中蘇瓌存撫賑給

三年夏山東河南二十餘州大旱饑饉疾疫死者二十餘人命  
戶部侍郎樊悅巡撫賑給

景龍二年二月以河朔諸州多饑乏命魏州刺史張知泰攝右御史臺大夫巡問賑恤

九月荊州水制令賑恤

三年三月制發倉廩賑饑人

十月以關中旱及水令大理少卿侯令德等分道撫問賑給

睿宗景雲二年八月河南淮南諸州上言水旱為災出十道使巡撫仍令所在賑恤

玄宗開元二年正月戊寅勅曰如聞三輔近地幽隴之間頃緣水旱素不儲蓄嗷嗷百姓已有饑者方春陽和物皆遂性豈可為之君上而人有窮愁靜言思之遂忘寢食宜令兵部員外郎李懷讓主爵員外郎慕容珣分道即馳驛往岐華同幽隴等州

指宣朕意灼然之絕者速以當處義倉量事賑給如不足兼以正倉及永豐倉米充仍令節減務救懸絕者還日奏聞

三年十一月乙丑詔曰君以人為本人以食為天雖水旱蟲螟代則常有有一於此胡寧不恤間者河南河北災蝗水滂之處其困弊未獲安存念之撫然不忘寤寐宜令禮部尚書鄭惟忠持節河南道宣撫百姓工部尚書劉知柔持節河北道安撫百姓其被蝗水之州量事賑恤務安其俗稱朕意焉

五年五月詔曰河南河北去年不熟今春亢旱全無麥苗雖令賑給未能周贍所在饑弊特異尋常如聞至今猶未得雨事須存問以慰其心從此發使又恐勞擾宜降恩制令本道按察使安撫其有不收麥處更量賑恤使及秋收仍令勸課種黍稌及

早穀等使得接糧應有事非急要者宜委使人量停事有不便於人須有釐革者准此

六年三月詔曰德惟善政政在養人必將厚生阜俗利物引義朕奉若天命嗣應王業思一物失所以百姓為心聞者河北河南頗非善熟人間糧食固應乏少頃雖分遣使臣已今巡問猶慮鰥獨不能自存凡立義倉用為歲備今舊穀既萎新麥未登蠶月務敦田家作苦不有惠恤其何以安宜開彼困儲時令貸給况京坻轉積歲月滋壞因而變造為利引多將以散滯收羸理財均施所司合照條件俾便公私

八年二月以河南淮南江南頻遭水旱遣吏部郎中張旭等分道賑恤

四月華州刺史竇思仁奏乏絕戶請以永豐倉賑給從之

十年正月命有司收內外官職田以給逃還貧下戶其職田以正倉粟畝二斗給之

四月詔曰朕聞懷州去年偏併不熟宜令刺史崔子源察審問貧下不支濟者量加賑貸

八月以東都大雨伊汝等水泛漲漂壞河南府及許汝仙陳等州廬舍數千家遣戶部尚書陸象先存恤賑給

十一年正月詔河南府遭水百姓前令量事賑濟如聞未能存活春作將興恐乏糧用宜令王恬檢問不支濟者更賑給務使安存又以懷州去歲旱損命有司量加賑給

十二年八月詔曰蒲同兩州自春偏旱慮至來歲貧下少糧宜

令太原倉出十五萬石米付蒲州永豐倉出十五萬石米付同州減時價十錢糶與百姓

十四年九月八十五州言水河南河北尤甚同蘇常福四月漂壞廬舍遣戶部侍郎宇文融檢覆賑給之

十五年二月遣右監門將軍黎敬仁往河北賑給貧乏時河北牛畜大疫也

七月戊寅冀州幽州莫州大水河水泛溢漂損居人屋宇及稼穡並以食糧賑給之

丙辰詔曰同州鄜州近屬霖雨稍多水潦為害念被黎人載懷憂場宜令侍御史劉彥回乘傳宣慰其有百姓屋宇田苗被漂損者量賑給之

八月制曰河北州縣水災尤甚言念蒸人何以自給朕當宁與想有勞肝是在予之責用軫于懷宜令有司量給東都租米二十萬石賑給之

十二月以河北饑甚轉江淮租米百萬餘石賑給之

十六年十月詔曰河南道宋晃許仙徐鄆濮兗州奏旱損且令右監門衛大將軍黎敬仁往彼巡問如有不支濟戶應須賑恤與州縣長官相知量事處置訖回日具狀奏聞

十一月詔曰所在陂澤元合官收至於徧阡不合自占然以為政之道貴在利人庶引益下俾無失業前令檢括入官者除昆明池外餘并任百姓佃食

二十年二月辛卯制曰用天之道分地之利此庶人之事也非

濟育無以致其功務其三時遵其五教此邦家之典也非悅勸無以成其業朕當夜分思理明發聽朝惠緩群元若保赤子議獄之緩死薄征以息人年穀項登時政庶緝而家給之長仍或未均蘊利之徒猶聞贅聚靜言其事應有厥由如聞貧下之人農桑之際多闕糧種咸求倍息致令貧者日削富者歲滋非所謂益寡裒多務穡敦本之方也思引惠恤以拯貧窶且義倉元置與民共之將以克濟斯人豈非蓄我王府自今已後天下諸州每置農桑令諸縣審責貧戶應糧及種子據其口量貸義倉至秋熟後數徵納庶耕者成業畜人知勸生厚而德正時順而物成國富家肥於是乎在凡厥主守稱朕意焉

三月詔曰天生蒸民樹之司牧將興化濟俗育物阜時朕對越

明靈作人父母因地利以觀穡樂歲功而報功期於富庶俾之寧緝故常納隍夕惕負辰最興受一服則思紆績之勤務三時則憂猷畝之害每因水潦方降則使隄防必葺去年已來頻有處分所由簡慢或未躬勤河南數州致滋水損州縣牧寧何以自安被損之家何以存濟宜令戶部侍郎張敬輿宣慰檢覆如實有損貧下不支濟百姓量事賑給務令憂恤稱朕意焉是歲河北穀貴遣太子賓客盧從愿為宣撫處置使開倉以救饑餒二十一年四月以久旱命太子少保陸象先戶部尚書杜暹等七人往諸道賑給是年關中又雨害稼京師饑詔出太倉粟二百石賑給之

二十二年正月懷衛刑相等州乏糧遣中書舍人裴敦復巡問

量給種子

二月秦州地震解宇及居人廬舍摧壞略盡遣使存問賑恤之

二十三年八月制江淮以南有遭水處委本道使賑給之  
二十五年四月代申詔有司以咸宜公主秦州牧地貧給逃還  
貧下戶

二十六年正月丁丑制頃以櫟陽等縣地多鹹鹵人力不及使  
至荒廢近者開決皆生稻苗亦既成功豈專其利京兆府界內  
應雜開稻田並宜散給貧下及逃還百姓以為永業

二十八年十月河北十三州水勅本道採訪使量事賑給

二十九年秋河北二十四州雨水害稼命御史中丞張倚往東  
都及河北賑恤

天寶十二載正月丁卯詔曰河東及江淮間諸郡去歲微有澇  
損至於乏損已令給糧如聞郡縣尚未調恤方春在候農事將  
興或慮百姓艱難未能存濟宜每道各令御史一人即往宣撫  
應有不支持者與所由計會隨事賑給如當郡無食及不充聽  
取北郡者分付務令勝致以副朕懷

十三年秋大霖雨自八月至十月凡六十餘日始霽京城坊市  
垣墉墮毀殆故米價踴貴詔出太倉米百萬石於城中分十場  
賤糶與貧人

十四載正月以歲饑乏故下制曰嘉穀不登古今存有勸分之  
義皇王善經且豐熟已來歲時頗久豈有餘糧棲畝誠恐極賤  
傷農所以積之京坻用防水旱爰自二載稍異有年粟麥之間

或聞未贍北開倉賤糶以濟時須雖稍得支持而價未全減餽糧種子尚慮不充是用調恤俾之寬減在於處置須防無有令更出倉務令家給停其樂業式副朕心宜於太倉出粟一百萬石分付京兆府於諸縣糶每升減於時價十文河南府畿縣出三十萬石太原府出三十萬石滎陽臨汝等郡各出粟二十萬石河內郡出粟十萬石陝郡出粟二萬石並每斗減時價十文糶與當處百姓應緣開場差官分配多少一事各委府郡縣長官處置乃令採訪使各自勾當其太倉含嘉出粟兼令監倉使與府縣計會處分其奉先同官華原等縣與中部郡地近宜准諸縣例數便於中部請受其餘縣有同者仰准此其天下府縣百姓去載有損交不支濟者仰所由審勘責除有倉糧之外仍

更據籍地頃畝量與種子京兆府及華陰馮翊扶風等郡既是近輔須別優務雖非損戶或有乏少種子者亦仰每鄉量宜准給并委採訪使與府郡長官計會即與處置使及營農使其種子既湏好粟仍取新地稅分付京畿府郡京草雖已加價尚聞難辨宜委度支各與所由計會支料得至今載終已未用之之外應未送者量事停減賑給糶倉矜貧濟乏務從撫實無使隱欺如官人及富有之家典正併僦攬之色輒私侵糶兼有乞取或虛着人名詐來請受者其有五品已上官蔭人等錄奏當別有處分六品已下并白身者便決一頃仍准法科繩所由官等不能覺察及自抵犯者亦與同罪

肅宗乾元三年二月以來以來米貴斗至五百文多饑死令中使

於西市煮粥以飼餓者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一百五



